

武器與武士

蕭伯納原著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1928

THE LEFT OF

李子哲先生 贈

14

6987

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借閱以~~三星期~~^廿為限期滿應即繳還
- (二)閱者務須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三)如有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 (四)此書如值需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須即繳還

~~B12706~~

1.1.1.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885B

世界名著選

武器與武士

蕭伯納原著

席滌塵
吳鴻綏 合譯



印行

—1555767

藏書

館

1928. 9. 1. 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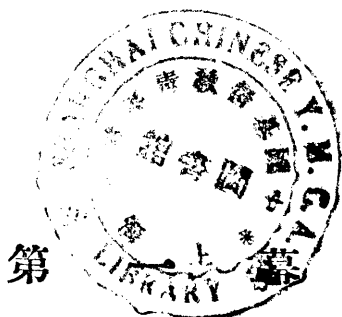
1 — 1500册



每册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減售貳折



第

夜。一間閨秀的臥室在保加利亞的近特拉果門要道的小城市裏，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一月的末梢，經一扇有着洋台的開着的窗，巴爾幹山羣山中一座山峯，在星芒雪光中奇樣地白而美秀，像是近在眼前，但那却真遠在數里之遙。室之內部的陳設不如歐洲東部之所經見。那是一半富的保加利亞式的，一半是賤的威士斯式的。牀靠小牆而立，橫截室之一角，在牀之頂頭是一幅漆着的木製的神龕，藍而金色，裝安着基督底象牙的像，一燈懸

[1]

233667

前，在一個鑽了眼的金屬的球裏，用三根練子懸吊着。那主要的座位，放在室之那一邊對向着窗，是一個土耳其的沃土門。牀上的被褥，壁上的掛幅，窗幔，小的地毯，和室內所有的裝飾的毛織物都是東方式的，堂皇華麗，壁上的糊紙是西方式的，鄙賤寒陋。洗面檯，靠接近沃土門和窗的一邊牆，上面擺着一個塗着瓷油的鐵盆，下面放着一隻提桶，套在一個漆的金屬的架子裏，和一條手巾掛在一邊欄上。附近一個椅子是用奧大利亞的蘆木做的，藤的坐墊。梳妝檯在牀和窗之間，是一隻平常的松木桌子，遮着一塊雜色的布，置着一面高價的梳裝鏡子在那上面。門在近牀的一邊；有一隻五斗櫥橫置其間。這五斗櫥也遮上一塊諸彩雜色的本地布；在那上面有一捆紙面裝訂的小說，一箱巧格力乳餅，一隻雛形的圖架，裏面安着一張大的照片，照上是一個非常美麗的軍官，氣概高昂，奕奕的神彩，就從照上撲下來。室內爲二燭照射，一支在五斗櫥上，一支在梳妝檯上，旁置一盒火柴。

窗是二旁鉸鈕，敞開着。外邊一對木製的向外

開的百葉窗也開着。在涼台上一位年輕的閨秀，凝神于夜色的絢爛的美，默默地領會着，她自己的青年美麗也忝附着一部分，正遠眺着雪色的巴爾幹山峯。她披着一件長的毛製的長外衣，價值，平平估價起來，大致三倍于她室內的傢具。

她的遐想被她的母親打斷了，她叫凱守琳彼得各夫，年過四十的婦人，傲然，強毅，華美地黑色的髮和眼，她或會是一個山農的妻子的極端的佳例，但命上注定來充威尼斯的名媛，因為了那種趨向，所以隨時終穿了一件時式的用茶時的女衣。

凱守琳

[急促地走進來，滿帶了好消息] 蕾娜！[她的發音是蕾愛娜着重在愛字上] 蕾娜！[她走到牀邊，希望在那裏尋着蕾娜] 唉，到裏去了？[蕾娜從外探首室內] 天呀，孩子！你是不在牀上，跑到夜深的外面去了嗎？你會要冷壞的呀。洛卡對我說你已經睡了。

蕾 娜

〔進室〕我叫她走的。我歡喜一個人。星是好美麗呀！什麼事呀？

凱守琳

好消息！有過一次仗了。

蕾 娜

〔眼睛睜大〕啊！〔她把外套擲到一只沃士門（褥凳）上，很熱切地走向凱守琳來，穿着一件寢服，一件很美麗的衣衫，但顯然的她只穿這一件。〕

凱守琳

史里夫尼柴地方大戰！一個勝仗！這仗是守奇史打勝的。

蕾 娜

〔 4 〕

[大喜一叫]啊![狂喜]嘎，媽![霎時又焦急起來]父親安全麼？

凱守琳

當然安全，他把這消息報告我的。守奇史是凱旋英雄，是軍隊中的偶像。

蕾 娜

告訴我，告訴我。究竟怎麼樣？[心神醉狂]媽媽！[她拖她母親坐在沃土門上，她們二個發狂似的接吻起來]

凱守琳

[懷着湧起的熱誠]你猜都猜不到這是多麼的光榮。用騎隊衝鋒！你想想看！他瞧不起我們俄國總司令——不聽號令就去行動——自己負責領了一隊衝鋒隊——自己領頭——他是第一個人衝過鎗林彈雨之中。你聽得麼？蕾娜？我們英武光榮的巴爾幹人，劍光和眼光一齊閃耀像冰塊崩下似

[5]

的喝打下來，把可憐的薩維亞人和漂亮的奧國官員像糝糠一般趕得亂竄亂逃。而你呢！你叫守奇史守了你一年，然後你纔肯和他訂婚，嘎，假使你有一點巴爾幹人的血在你血脈裏，你應該在他回來的時候敬崇他呀。

蕾 娜

他在得到全軍的歡呼稱頌之後，還介意我這一些敬崇麼？但是不要管牠；我現在是怎樣的快活，怎樣的自豪呀！〔她立起身來很興奮地走着〕這個可以證明我們所有的意想終於實在了。

凱守琳

〔憤怒地〕我們的意想實在這是什麼意思？

蕾 娜

我們的意想是守奇史應該做——我們的愛國心——英雄的理想。我有時自己疑心；牠們是否是除了夢想外，會是什麼。啊，女孩子們都是沒有忠

心的小動物呀！當我替守奇史扣上寶劍的時候，他看起來是這麼威武：那是叛反的思想呀，去想到幻滅之念，恥辱或失敗。但——但——[很快的]你要答應我永不要告訴他。

凱守琳

不要求我答應，直等我知道我答應着什麼。

蕾 娜

好，那怪想襲進我的頭裏來，恰當他那時正抱着我在他臂懷裏望着我眼睛，或者我們只有我們英雄的觀念罷了，因為我們是喜歡讀拜倫和普希金的作品緣故。還因為我們是這麼歡喜着那一季在蒲却萊司脫開演的歌劇的緣故。像那樣的真正的生命，是少的！——簡直從沒有的，從在那時候我所知道的講起來。[悔恨地]祇要想，媽，我疑惑他：我懷疑是否他所有那些的英雄的氣質和他的將才許會成了單單想像，當他到真正的戰場上去。我有一種不安易的恐懼，怕他或會在所有那

[7]

些聰明的俄國軍官的旁邊，顯得是一個害怕沒用的人。

凱守琳

一個害怕沒用的人！你不怕羞！那薩維亞人有奧國的軍官的，他們是和我們俄國人恰一樣的聰明；但我們却就在每次仗裏打敗了他們。

蕾 娜

〔笑着，重又坐下〕是的：我祇是個平庸的小胆子的人。啊，——想起那都是真實的——守奇史恰是像他樣子看來顯耀威武——世界真是一個光明燦爛的世界，爲了能夠看牠的光榮的女子，爲了能夠做出牠的傳奇來的男子！怎樣的快樂呀！怎樣不可言說的應驗呀！啊！〔她在她母親旁跪了下來，熱情地投她的雙臂環抱住她。她們給洛卡的進來打斷了，一個美麗高傲的女孩子，穿着一件華美的保加利亞的農人的服裝，雙疊的護胸，這麼的大膽，所以她對於蕾娜的奴顏差不多是傲慢。她怕凱

守琳，但就和她也儘量做去。她現在恰和旁人一樣興奮着；但她于蕾娜的狂喜不表同情，先輕蔑地看着她們二個人的狂悅忘形，而後她對她們陳說。]

洛 卡

倘如你願意，太太，所有的窗子都得關上，百葉窗緊閉上。他們說在街上或要放槍也說不定呢。[蕾娜和凱守琳同起立，驚駭着]薩維亞人正被追趕着，退後來經過路口那面；他們說他們或要逃進城裏來的。我們的騎兵就要在後追趕他們；我們一班百姓就要防備着他們，你好料得定的，他們現在正在逃呢。[她走出涼台上去拉下外層的百葉窗；于是回進室來。]

蕾 娜

我希望我們的百姓不是這麼的殘忍。殺掉幾個不幸的逃兵，有什麼光榮呢？

凱守琳

〔正經的樣子，她管家的本能顯了出來〕我一定要去看看樓下都舒齊了沒有。

蕾 娜

〔對洛卡說〕留着百葉窗不要關上，如果我聽見有什麼聲音，我自己就可關的。

凱守琳

〔有威權的樣子，回過身走向門去〕啊，不要，親愛的：你須把牠們關緊。你一定會睡着了，讓牠們開着的。洛卡，把百葉窗關緊了。

洛 卡

是，夫人。〔她把牠們關緊了〕

蕾 娜

不要關切着我。一聽到槍聲時，我會把蠟燭吹熄，把身子在牀裏捲起，好好掩上我的耳朵。

〔 10 〕

凱守琳

我愛，非常聰明的事你也能做呢。明天會。

蕾 娜

明天會〔她們互相接吻，蕾娜的情緒這一時又回復過來〕祝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晚上的歡樂罷，如果沒有逃兵來。

凱守琳

到牀上去罷，我愛；不要想起他們。〔她走了出去。〕

洛 卡

〔秘密地對蕾娜說〕倘如你要把百葉窗開時，只要這麼一推好了〔她推了一推，窗推開了，她又把牠們拉上〕有一扇窗應該下面箝住，但是這箝子沒有了。

〔 11 〕

蕾 娜

〔莊嚴的樣子，申斥她〕多謝你，洛卡，但是我們得照所吩咐的做。〔洛卡扮了一個歪臉〕明天會。

洛 卡

〔不經意地〕明天會。〔她昂步走出〕

蕾 娜

〔只剩了她一個人，走到五斗櫃邊去，對一張照像欣羨着，顯出一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情感。她並不吻牠，也不按到胸頭，也不表示肉體愛情的徵兆，不過把照像拿在手裏，擎起來，好像一個女教士。〕

蕾 娜

〔擡頭望着照像〕啊，我永不會再配不上你了，我靈魂上的英雄——永不，永不，永不。〔她崇敬地把牠放好，從小書架上選了一本小說，做夢似的一

頁一頁翻過，找到了第幾張，把書向外摺闔在找到的所在，吐露了快樂的一嘆，睡上牀去，預備讀得她自己睡着。但在她沒有傾心到小說以前，她重又舉起眼來，想想她幸福的現實，喃喃說]我的英雄！我的英雄！[一聲遠遠的鎗聲打破了外邊夜晚的寂靜。她驚起，聽着，又是二聲鎗聲，更近了，接着放來。駭了她，所以她爬下牀來，急忙地把五斗櫃上的洋燭吹熄了。於是她手掩耳朵，跑到梳裝檯那裏，把那邊的火也吹熄了，在黑暗中匆忙回到牀上。看不見一樣東西，除了照像前面一箇鑽了眼的球裏的光，和百葉窗頂上透進的一縷星光。鎗又發了，一排很逼近的驚人的排鎗。當鎗聲仍在激響時，那百葉窗不見了，從外面拉開，一時長方形的雪白的星光照耀出一個人的身樣，射影地上，一團黑影。霎時間百葉窗關了，這房間裏又暗了。但是房裏的寂靜，被喘氣的聲音打破。以後又有磨擦的聲音，於是房間的中央，可以看見一根火柴的火光。]

蕾 娜

[13]

〔蹲伏在牀上〕是那一個？〔那洋火立時熄了〕
是那一個？你是什麼人？

一個男子的聲音

〔在黑暗裏，柔和地但又威嚇地〕噓——噓！
不要出聲；否則我就鎗擊你：請仁慈些；那末沒有傷害會碰到你的。〔聽見她離開牀又聽得她向門走去〕當心：你要想逃走是沒有用的，記着：假如你一有聲張，我的手鎗就會放出來了。〔命令式地〕點一個火，讓我好看見你，你可聽得。〔又是一刻的寂靜和黑暗當她退到梳妝檯時。於是她點了洋燭；神秘就此告終了。他是一個近三十五歲的男子，很可憐的情形，滿身被泥血和雪濺污了，他的帶子和手鎗匣子的皮帶，遮蓋了那藍色的薩維亞礮兵官的長袍的撕破了的碎塊。燭光和他的未曾擦洗，未曾梳理的情形所能辨得出來的是：他是個中等身材，面貌不揚，壯實的頭和肩；一個圓形而頑固相的頭，叢蓋着短而鬚的紫銅色的鬚髮；明澈流利的藍眼和美好的額角和美好的嘴；

一個怪可憐地平庸的鼻樑像一個強毅的皮氣的小
因樣的；整飭的軍人樣的，舉止和奮毅的風度；不
顧他所處的迫急的困境，一身依舊帶了所有的機
智：竟還帶了處于困境的幽默的感覺，然而沒有絲
毫意向去玩視着她，或者虛擲去一個時機。他總計
他所能猜度蕾娜的——她的年齡，她的社會上的
地位，她的性格和她被驚嚇的程度——祇在一瞥
中，繼續着說，溫雅地但仍分外決斷地]請恕我的
驚擾你；但是你能辨別我的制服——薩維亞人！假
如我被捉了去，我將要被殺了的。[恫嚇地]你明白
那點麼？

蕾 娜

明白。

武 士

好，我並不願意被殺，假使我能避免的時候，
[仍可怖地]你明白那點麼？[他刮的一聲把門鎖
上。]

[15]

蕾 娜

〔藐視地〕我或者不明白，〔她巍巍地立起來，直對他的臉望着，用譏刺的語勢說着〕有幾個兵，我曉得，是怕死的。

武 士

〔現着嚴肅的溫厚〕他們全都是，親愛的小姐，他們全都是，請信我。那是我們的責任，越活得長越好。現在，假如你出聲告急——

蕾 娜

〔截斷他的話〕你將要鎗擊我。你怎麼知道我也怕死的？

武 士

〔狡滑地〕啊；但是倘如我不鎗擊你，那便會怎樣？噯，你們許多騎兵——你們軍隊裏的最大的流氓——將突進你這美麗的房间，把我在此地像豬

[16]

一般的殺戮；因為我要像惡魔般的同他們戰鬥；他們不會把我拖到街上去盡個開心的：我知道他們是什麼樣一種人。你預備這樣便服去接待那班來客嗎？〔蕾娜，霎時間意識到她的寢服，自然而然的瑟縮起來，把寢服裹得更緊了。他注視着她，無情地繼續說〕怪難出現在人面前去，噯？〔她回到沃土門那裏，他立刻舉起他的手鎗叫着〕停！〔她停了〕你要到那裏去？

蕾 娜

〔顯着支持着尊嚴的忍耐心〕不過去拿我的外套。

武 士

〔迅速地橫過到沃土門那邊；攫取那件外套〕一個好計謀！不：我要保持着這外套；你要當心沒有一個人進來看見你是不穿着牠的。比着手鎗，這是較好的武器。〔他把手鎗擲下在沃土門上。〕

蕾 娜

[不能忍]那並不是君子人的武器!

武 士

對於一個男子，那是最好的事，有着你去站在他和死的中間。[當他們相互望了一會，蕾娜難能相信就是一個薩維亞的官員能這樣傲笑地自私自利地，毫無英雄氣的。他們被街上一聲尖銳的排鎗驚嚇了，一陣迫近于死地底寒心，幽靜了武士的聲音，當他再說下去]你聽得嗎？倘如你就要去領那班流氓來捉我時，你須要神色不動的接待他們。[蕾娜帶着不畏縮的輕視遇着他的眼光。霎時，他跳起來，側耳聽着，外邊有着脚步聲。有人試扣着門，於是很急促地緊迫地敲着，蕾娜看着他呼吸迫急。他猛擡起頭來，帶着一種萬事全了的態度；去掉了他一向矜持着來威嚇她的樣子，拋給她那件外套，大聲說着，摯切地而溫和地]沒用：我是了結了。快！裹你起來：他們來了！

蕾 娜

[着急, 掛着外套] 啊, 謝你! [她寬了心把她自己裹起來。他拔出他的指揮刀, 走向門去, 候着。]

洛 卡

[在外邊敲門] 我的小姐, 我的小姐! 起身, 快些, 開門。

蕾 娜

[急切地] 那你怎樣?

武 士

[嚴肅地] 不要緊, 走開些。這事終不能持久的。

蕾 娜

[衝動地] 我願意幫助你, 藏匿你自己, 啊藏匿你自己, 快, 帳幔後面。[她捉住了他袖子的一碎塊,

[19]

拉他向窗走去。]

武 士

[聽從她]只不過有一半的機會了，假使你不動聲色。記着：十個兵裏面有九個是獸子。[他躲在帳幔後面，末了，向外看了一會說着]假使他們搜到我時，我誓許一戰，背城一戰！[他隱沒着。蕾娜把外套脫下，擲過牀腳，於是，帶着渴睡怒惱的神氣，她開了門。洛卡興奮地走進。]

洛 卡

一個男子有人看見他從水管子爬到你洋台上——一個薩維亞人。兵要搜查他；他們是這麼的野蠻，醉酒和兇惡。太太說叫你立刻穿起衣服來。

蕾 娜

[好像煩惱着被吵擾了]他們不能搜此地，爲什麼放他們進來？

凱守琳

[倉猝地走進]蕾娜，寶貝，你安全嗎？你可曾看見什麼人或是聽見什麼？

蕾 娜

我聽見鎗聲。當然那些兵士不敢進此地來？

凱守琳

我看見一個俄國巡官，謝天，他認得守奇史。
[隔門對一個人說着]先生，現在請進來罷，我的女兒在接待你。

[一個年輕的俄國巡官，穿着巴爾幹人的制服，進室來，劍握在手裏。]

巡 官

[帶着溫柔的奸詐的禮貌和硬直的軍人的態度]晚安，好心腸的小姐：侵入內室我很抱歉；但是有一個逃兵，躲在洋台上。在我們搜索的時候，可

[21]

不可以請你和好心腸的夫人，你的母親，退避一會。

蕾 娜

[使性地]瞎說，先生：你能看見洋台上沒有一個人，在下[她把百葉窗打開，站着把背向着帳幔，那武士躲的地方，指着月光浸浴的洋台。二聲槍聲在窗的正底下放着；一個彈丸擊碎在蕾娜對面的玻璃窗，她急閉着眼喘着氣，但她毅立不動；當那時候，凱守琳驚呼着，那巡官叫了一聲當心！衝到洋台上。]

巡 官

[在洋台上，兇悍地向下面街上叫喊]那邊停止放鎗，你們這些獸子，你們聽得嗎？停止放鎗，你們這班混帳東西！[他向下睜視了一會；轉向蕾娜，試欲回復他溫雅的態度。]會不會有人已經進了室來，不給你知道呢？你睡着了嗎？

蕾 娜

不：我還不會上牀。

巡 官

[不耐煩地，回進房內]你們鄰居那些人的腦子裏裝滿了逃走的薩維亞人，所以到處看見他們。[溫雅地]好心腸的夫人；無限抱歉。明天會[行軍人禮，蕾娜冷淡地回禮。再向凱守琳，她跟了他出去。蕾娜把窗關上，她轉身看見洛卡，她會好奇地注意着這一幕景象。]

蕾 娜

不要離開我的母親，洛卡，當那兵在這兒的時候。[洛卡向蕾娜斜視一眼，向沃土門，向帳幔也斜視一眼；於是秘密地呶起嘴，暗自笑笑，走了出去。蕾娜，因這表示，大為怒惱，跟她到門口，隨即砰的把門關上，猛烈地鎖上了。武士即刻從幔後跨出，把指揮刀插入了鞘，認真辦事的樣子的從他心上

卸去了危險。]

武 士

險險乎；畢竟脫了險。可愛的小姐：至死不忘你，我願爲了你的緣故，早加入了巴爾幹軍隊，却不去加入了薩維亞的。我是一個薩維亞的本地人。

蕾 娜

[盛氣地]不：你是那種奧國人之一，煽動薩維亞人來攘奪我們國家的自由，替他們統領他們的軍隊。我們頂恨這班人！

武 士

奧國人！我不是的：不要恨我，可愛的小姐；我是一個瑞士人，只是拿當兵爲職業的。我的所以加入薩維亞人軍隊是因爲牠們先從瑞士上了路的緣故。請仁慈些，你們已經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了。

蕾 娜

[24]

我還不仁慈嗎？

武 士

可貴！——英武！但我還沒有保全呢。這特殊的搜索立刻就會過了；但是那追縱還要全夜繼續不休呢。我必定要在靜的當兒，乘機逃走。你不厭我再等一二分鐘嗎？

蕾 娜

呵，不：我很耽憂你又不得不要走進危險去呢。〔指着沃土門〕你肯坐——〔她猝然叫了一聲，不能遏制地驚叫，當她一眼看到那把手鎗，那武士渾身像驚馬一般跳起來。〕

武 士

〔發怒地〕不要這樣嚇我爲了什麼事？

蕾 娜

你的手鎗！牠始終貼對着巡官的臉呆望着。好

〔 25 〕

【哎呀！】

武 士

【這無端地使他驚慌，不勝煩燥】嘎，就只那些嗎？

蕾 娜

【她凝視着他，似乎目中無人地，當她對他存着一個更壞更壞的意見，逐漸覺得無拘無束時】我很抱歉我驚動了你，【她拿起手鎗交給他】請拿着保護你自己來防備着我罷。

武 士

【困疲地強笑，而受她的譏諷，當他拿着手鎗】沒有用，可愛的小姐：沒有東西在裏面，這是沒有裝實彈的。【他對牠扮個臉，抑辱地把牠掉進手鎗殼子裏去。】

蕾 娜

[26]

無論如何把牠裝起彈來。

武 士

我沒有軍火了。在打仗的時候，鎗彈有什麼用？我常常帶了巧克立(chocolate)代替着的，我在幾點鐘之前，把最後一塊也用完了。

蕾 娜

[念及平日最懷抱着的勇毅的理想中人，有所侮辱了。]巧克立！你袋裏可是塞滿了糖食——好像一個小學生般的——就是在戰場上也是的嗎？

武 士

[飢餓地]我願我現在有幾個充充飢。

蕾 娜

[凝視着他，不能吐露她的感情。她鄙夷地動身向五斗櫥走去，回來時手裏拿了一匣糖果。]

[27]

蕾 娜

容許我。我很抱歉，我已經把牠們全都吃了，只剩了這幾個。〔她把匣子獻給他。〕

武 士

〔貪食地〕你是一位天使！〔他狼吞着乾餅干〕乳油餅干！好味道！〔急切地探望着可再有沒有了。他接受這不可免的事實帶着淒切的溫柔，說着，表示感謝的熱忱〕祝福你，可愛的小姐！你常常能夠猜出他是一個老兵，只要看他的馬兵手鎗袋和鎗彈匣子的裏面好了，那年輕的終帶着手鎗和鎗彈；那老的終帶着伙食。謝謝你。〔他交還那隻匣子，她從他手裏輕蔑地攫取把牠丟掉。他又驚跳着，好像她要想打他一下〕嗚！做事不要這麼突然地！好心腸的小姐。這意思是報復我因為我剛嚇了你。

蕾 娜

〔巍巍地〕嚇我！你可知道，先生，我雖是一個

女子，我想我心裏是同你一樣的勇敢。

武 士

我應該也是這樣想。你不曾在礮火之下過三天工夫，像我一樣。我能堅持二天不覺得怎樣；但是沒有人能支持三天的：我是老鼠一般的神經敏銳了。〔他坐下在沃土門上，頭放在手裏〕你可歡喜看我哭？

蕾 娜

〔驚嚇着〕不。

武 士

假使你要，你只須叱責我，就好像我是一個小孩子，你，我的保姆。倘如現在我在營帳時，他們要向我鬧各種玩笑了。

蕾 娜

〔稍感動〕我很抱歉，我不肯叱責你。〔感得她

〔 29 〕

語調含着同情，他抬起頭來，感激地望着她：她立刻退後，頑強地說]請你恕我，我們的兵士是不像那樣的。[她從沃土門移動開]。

武 士

啊，不差的，他們是這樣。世上只有二種樣子的兵：老的和年輕的。我已經服役十四年了：你們一半的傢伙，以前連火藥的味兒都沒有嗅到過呢。噯，你們適才怎麼會把我們打敗了的呢？絕不懂得戰術就是了，沒有別的什麼，[憤怒地]我從來沒有看見這麼不專業性的東西的。

蕾 娜

[譏諷地]啊，打敗了你是不專業性的嗎？

武 士

噯，好罷！把一團騎兵留置在機關砲的礮台上，倘如礮開發出去時，很可萬分斷定沒有一匹馬一個人永遠會衝進火線五十碼以內去的。這是專

業的嗎？當我目覩的時候，我不能自信我的眼力。

蕾 娜

[切心地轉向他，當她所有的熱誠和她的榮華夢衝回到她身上] 你可曾看見那大的馬隊衝鋒？啊，告訴我這些事。形容給我聽。

武 士

你從不曾看見過馬隊衝鋒是不是？

蕾 娜

我怎麼會看見？

武 士

啊，或者沒有——當然！好，那是一個可笑的景象。這好像撒一把碗豆擲到一塊玻璃窗上：起初一個人來；然後二個或三個緊隨着他；于是所有其餘的一齊前來。

蕾 娜

〔她的眼睛睜大着，當她狂喜地舉起她的緊握着的二手〕對呀，第一個——勇敢中的最勇敢的！

武 士

〔乏味地〕哼，你應該看看那可憐的惡魔，牽拉着他的馬呢。

蕾 娜

爲什麼他要牽拉着他的馬？

武 士

〔不耐煩這樣的愚問〕牠是帶着他跑的，自然的啦。你以爲那傢伙要比別人先到那邊是去送死的嗎？然後他們都來了。你可以猜出那年輕的兵了，看他們的狂野和他們的亂砍。那老的擁集在第一條防線：他們知道他們只不過是砲燬罷了，所以用不着預備戰的。那創傷大概是碎了膝蓋。從馬上

一起轟下來。

蕾 娜

嗚！但是我不相信那第一個人是一個懦夫。我相信他是一個英雄！

武 士

〔溫厚地〕那就是你所要說的話了，假使你今天看見了那衝鋒隊裏的第一個人。

蕾 娜

〔呼吸迫急，什麼事都原諒他〕啊！我知道！告訴我——告訴我關於他的事情。

武 士

他的舉動好像一個歌劇的男高音者——一個端方俏麗的傢伙，有着閃光的眼睛，可愛的短髭，高唱他的戰歌，衝起鋒來活像吉索德（Don Quixote）對着風車一樣。我們差不多對他鬨笑起來；

[33]

但是當那千總面如白紙的跑上前來，告訴我們說他們差放了彈子，我們在以後十分鐘內，不許放射一鎗，我們在肚內暗好笑。我一身中從不覺得這樣心犯的；雖然我也曾經一二處緊張的所在。我竟連手鎗彈子都沒有一顆——除巧格力外沒有什麼。我們沒有刺刀——什麼也沒有。自然，他們恰把我們截成片斷了。那吉索德在那兒輝耀得像個鼓手，以為已曾做了從來所沒有的最聰明的事了，其實他應得為那件事被軍法所裁判。從來在戰場上所溜放的獸子裏邊，那個人定是最瘋狂的了。他和他的一團兵簡直是自盡——只是手鎗瞄不準火：那就是了。

蕾 娜

[深深地傷了心，但堅定不渝地忠于她的偶像] 實在！你會不會認識他，如果你再遇見了他？

武 士

我也會永遠忘記他！[她重又走到五斗櫥邊。]

他注視着她，懷着空濛的希望，她或會再有什麼東西給他吃的。她從架子上取下照像拿了給他。]

蕾 娜

那就是那個人的照片，一個愛國者和英雄——我婚配了給他。

武 士

[認識他，帶着一驚]我真是對不起，[望着她]那是公平的嗎，引出我說了這許多？[他重又看着照片]是的：那是他：一些也無須疑惑。[他遏制住笑。]

蕾 娜

[快快地]你爲什麼笑？

武 士

[赧然地，但仍極鬆發欲笑]我不會笑，我實對你說。至少我不想笑。但我一想起挑戰風輪，自以

[35]

爲他正做了最美好的事——〔他爲強止住的笑塞抑了。〕

蕾 娜

〔凜然地〕還我照片，先生。

武 士

〔現着誠心的悔恨〕自然，一定。我真對不起。〔她鄭重地吻那照片愀然凝視，然後回到五斗櫥邊重新放好。他跟着她，道着歉〕或者我當真弄差了，你終知道，沒有疑惑，我弄錯了的。大概說來他好像那時風聞鎗林彈雨的事情，知道是安全的勾當吧。

蕾 娜

那就是說他是一個作偽的人和一個懦夫！你以前不敢說罷了。

武 士

〔 36 〕

〔現着失望底可笑狀〕那沒有，可愛的小姐：我不能教你從專門業的觀察點觀察牠。〔當他轉向他方走回到五斗櫥邊，遠處重又開始開火。〕

蕾 娜

〔凜然地，當她看他靜聽着鎗聲〕那你好啦！

武 士

〔轉身〕怎樣？

蕾 娜

你是我的敵人；你在我手掌之中。如果我是個專業的兵，那我便應該怎麼樣？

武 士

噫，真的，親愛的小姐：你老是不差的。我知道你會待我怎樣的好；直到我最後的一口氣我終記得那三塊巧格力乳餅。那不是像兵一般的勇武；但那却是天人般的。

〔 37 〕

蕾 娜

[冷然地]謝謝你。那末現在我要做一件像兵一般的勇武的事。在你剛才說了關於我未婚夫的話以後，你不能留在這裏了；但我要跑出到洋台上看看你爬下到街上去是否安全。〔她轉身向窗。〕

武 士

[變了臉色]下那條水管子！停！等一等！我不能爬下！我不敢！一想到那件事，叫我暈眩。我是拚了命不顧死活的爬上來的。但是現在血涼了，去面着牠——〔他沉坐到沃土門上〕那沒用：我絕望了：我是活該的了。請告警罷。〔他低垂他的頭在他手中，懊然頹傷。〕

蕾 娜

[憐憫心起，祛了勢] 好吧：不要落了膽！〔她差不多母親般地俯身就他：他搖着他的頭〕啊，你是一個極可憐的兵呢——一個巧格力奶油餅底兵

呢!(A chocolate cream soldier) 好吧, 鼓起勇氣罷: 爬下去要不了多少勇氣, 比面着被捉要少得多呢: 記得那一點。

武 士

[如夢地, 被她的聲音鎮靜了] 不, 擒去祇算是死, 而死是睡眠——啊, 睡眠, 睡眠, 睡眠, 不攪擾的睡眠! 爬下管子去, 意思是做些事——我自己用勁——想! 單死比那要前得十倍呢。

蕾 娜

[溫柔地, 奇趣地, 捉摸到他的疲乏的音律] 你渴睡得那樣嗎?

武 士

我自從加入戰事以來, 不會有過二點鐘的安靜的睡眠呢。我現在是支撐住自己: 你不懂得那是什麼意思。我不會閉我的眼睛足有四十八個鐘頭了。

蕾 娜

[計無所出]但我將怎樣對付你呢？

武 士

[蹣跚而走，被她的絕望攪醒]自然我須得做些什麼。[他自己搖擺着；振作起來；用了集合了的勁力和勇氣說着話]你明白，睡或是不睡，餓或是不餓，倦或是不倦，當你曉得那件事是定要做的，你老能夠做那一件事的。好，那條管子是須得要爬下去的：[他在樹上撞了一下]你聽得這話嗎，你巧格力奶餅底兵？[他轉向窗面。]

蕾 娜

[急切地]但是倘然你跌下去呢？

武 士

我得安睡了，石子權當了羽毛的床。再會。[他勇赳赳地走向窗去；他手剛着百葉窗，在下面的街

[40]

道上有一聲開火的可怕的爆發。]

蕾 娜

[向他衝去]停! [她倉忙地捉住他，猛力地扯他轉來]他們會殺你。

武 士

[漠然地，但注意地]不要緊：這宗事全是我日常做慣的。我命定來趁受機會。[果決地]現在照我告訴你的做去。吹熄燭火；因此我開百葉窗時，不要給他們望見火光。并且遠離窗面，無論你做什麼。倘如他們望見了我，他們一定要請我吃子彈的。

蕾 娜

[緊貼他]他們一定望得見你：這是明亮的月夜。我要救護你——啊，你怎麼能如此淡漠呢！你要我救你，要不要？

[41]

武 士

我實在不要麻煩別人。〔她不耐煩，推搖着他〕我不是淡漠呀，親愛的小姐，我實對你說。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蕾 娜

〔從窗面走開去〕——請！〔他媚引他回入室的中央。他屈服地承受。她寬放了他，她護愛地向他絮絮陳說〕現在靜聽。你須得信任我們的款待。你還不曉得現在在什麼人的屋子裏呢。我是一個彼得各夫。

武 士

那是什麼？

蕾 娜

〔似乎憤怒地〕我的意思是說我是屬於彼得各夫的家屬的，在我們的國裏，最富最有名望的一

家。

武 士

啊是，當然的。我求你原諒。那彼得各夫族，那是一定的。我是多麼懂呀！

蕾 娜

你知道你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們直到現在這時候。你怎麼能自卑地假充懂呢！

武 士

請恕我：我是太疲乏懶得去思想了；題目的更換把我弄暈了。請不要罵我罷。

蕾 娜

我忘記了。這或者可以使你哭的。〔他點點頭，很嚴正地，她啾啾嘴又回復到她的愛護的聲調〕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的父親握着統領我們軍隊裏無論那一個巴爾幹人的最高的權。他是〔驕傲地〕一個

[43]

少校。

武 士

〔假裝深切地感受着〕一個少校！天呀！想想看！

蕾 娜

你顯得是大大的愚蠢想到那是急不可緩的要爬上這所洋台上來，因為我們的房子是唯一的私宅，有着二排窗的。屋裏還有一乘扶梯，可以跑上跑下的呢。

武 士

扶梯！多麼堂皇呀！你真是過着很奢華的生活，親愛的小姐。

蕾 娜

你曉不曉得怎麼樣才叫做一個圖書館？

〔 44 〕

武 士

一個圖書館？一房間的書？

蕾 娜

是呀，我們有一個在巴爾幹地方唯一的圖書館。

武 士

果然一個真正的圖書館！我倒很歡喜去見識見識。

蕾 娜

[虛飾地]我告訴你這些事是使你曉得你不是在鄉下無知識人的家裏，那種人當他們一見你的薩維亞人的制服，就會殺掉你，不過你現在是在知書識禮的人家呢。我們每年一到演歌劇的一季，每要到蒲却萊司脫 (Bucherest) 去；我曾經在維也納地方過了整整一個月的時候。

[45]

武 士

我懂得那幾點，親愛的小姐。我就懂得你是見過世面的。

蕾 娜

你可曾見過哀娜尼(Ernani)的歌劇嗎？

武 士

是不是有一個魔鬼在裏面穿着紅的絲絨衣，還有一場軍士的合唱的？

蕾 娜

[輕蔑地]不是！

武 士

[抑窒着疲倦底長嘆]那我可知道了。

蕾 娜

[46]

我想你或者可以記得那一場火景，在那裏邊
哀娜尼從他敵人那邊遁逃走確正像你今晚上一
樣躲避在他的最痛恨的敵人，——一個凱司鐵林
的貴族——的城堡裏面。那個貴族拒絕引渡他。他
的賓客忠心于他。

武 士

[快快地，稍蘇醒一些]你們的一家人也存着
那種觀念嗎？

蕾 娜

[帶着莊嚴]我的母親和我能夠懂得那種觀
念，像你那樣所講的。如果你並不拿你的手鎗來嚇
我，像你剛才所做的；你投服你自己，自承是箇逃
兵來求我們款留，那末你會像在你自己父親家裏
一樣的安全呢。

武 士

當真嗎？

蕾 娜

〔厭惡着轉背問他〕呀，那真是白費氣力來沒法使你明白。

武 士

不要發怒：假使有什麼誤會，你看我要多麼棘手無法呀。我的父親是一個很好客的人，他開着六家旅館；但是說到這點，我却不能相信他。你的父親怎樣？

蕾 娜

他是離開了家，在司里夫尼柴地方爲國効力。我可以擔保你底安全。有我的手來作證，那可使你信了？〔她把她的手獻給他。〕

武 士

〔疑惑不定地看着他自己的手〕最好不要觸着我的手，親愛的小姐，我須要先洗一洗手才好。

[48]

蕾 娜

〔動情〕那是你的美意。我明白你是一個君子人。

武 士

〔迷惑地〕噯？

蕾 娜

你不要以為我在驚訝呀。巴爾幹地方真有身分的人——在我們有身價的人們——差不多每天洗他們的手呢。但是我領會你的雅意。你可以接受我的手。〔她又獻給他。〕

武 士

〔吻着，把他的手放在背後〕多謝，好心的小姐：我終於覺得安全了。現在你可不可以向你母親把這新聞道破？我最好不要秘密地留在這裏比必要的時候長。

[49]

蕾 娜

如果你能這樣好好的保持着完全的鎮靜，當我走開的時候。

武 士

一定的。〔他坐在沃士門上〕

蕾 娜

〔走到牀邊去，把她自己裹在毛外套裏。他眼睛閉着。她走向門去。回轉身來，最後看了他一眼，她看得他是正昏昏的睡去。〕

蕾 娜

〔在門口〕你是就要熟睡着嗎，你是嗎？〔他口齒不清地喃喃：她跑近推搖他〕你聽得嗎？醒來：你是就要入睡了呢。

武 士

〔 50 〕

噯？入睡——？啊不：一些都不：我剛才祇在想。那沒有什麼，我大大的醒着。

蕾 娜

[嚴厲地]可好請你立了起來，當我不在這裏的時候。[他不情願地立了起來]統共我不在的時候，記着。

武 士

[不穩地站着]一定的——一定的：你信我就是了。

蕾 娜

[疑慮地望着他。他靡弱地微笑。她走了，戀戀地，在門口重又轉過身來，險些看見他在打呵呵，她走出。]

武 士

[渴睡地]睡去，睡去，睡去，睡去，睡——[他

的聲音延長到喃喃着。跌睡去的當兒再一驚震醒]我在什麼所在?那就是我所要知道的:我在什麼所在?我須得醒着。沒有什麼教我醒着除了危險——記得那一點——[緊切地]危險,危險,危險,危——[重又拖長:再一驚]危險在那裏?我要找着牠。[他動身走,茫漠地環轉一室,搜尋着牠]我找尋着什麼呢?睡——危險——不知道。[他絆着床冲跌]噫是:現在我知道了。現在好了。我就要到牀上去,但不要睡去——決不睡去——因為危險。也不躺下身來,只消坐下。[他坐在牀上。一種幸福的表情襲到他臉上]噫! [歡然一嘆,他全身倒後去,用了最末了的氣力。舉起他的皮鞋脚進床裏來;立刻酣睡着。]

凱守琳

[進房來,蕾娜跟着。]

蕾 娜

[望着沃土門]他走了!我留他在這裏的。

[52]

凱守琳

這裏！那末他定已爬了下去從那——

蕾 娜

〔看見了他〕啊！〔她指着。〕

凱守琳

〔羞赧〕噢！〔她大步跨到床前，蕾娜跟着，在床的另一面相對而立〕他已熟睡着了。畜生！

蕾 娜

〔急切地〕噓！

凱守琳

〔推搖他〕先生！〔重又推搖他，更猛力〕先生！！
〔很勁地，推搖得極猛力。〕先生！！！！

蕾 娜

〔 53 〕

〔捉住了她的臂〕不要，媽：那可憐的人兒是疲乏透了。讓他睡罷。

凱守琳

〔放了他，驚顧蕾娜〕那可憐的人兒！蕾娜!!!
〔她厲色地望着她的女兒。那武士睡得呼呼地〕

第一幕完。

第 二 幕

四月六日，一八八六年在彼得各夫底住宅的花園內，那是一個明媚的春朝；園中景色，鮮妍絢麗，籬垣盡處，可望見一對教堂的尖塔底尖頂，指示着在那兒有着山谷，中藏小城。更遠數里，巴爾幹羣山在風景如畫中起伏隱現。從園內正眺羣山，住宅的一邊自左現出；園門由階石幾級可達。右面係馬棚，棚門侵入園內，果樹矮林沿籬垣房屋叢簇，上面覆着濕衣，鋪開着在曬了乾來。小徑一通，經屋房出，牆角處陡高起二級，于是路轉不見。園之

中央，設小桌一，旁置蘆木椅子二只，備着早餐，桌上放着土耳其咖啡壺杯子，小麪包等物；但杯已用過，麪包已切碎。在右方，抵着牆脚，安放木製圓椅一。

洛卡，吸着一支煙，正立在桌子和房屋之間，掉轉着背，恨恨輕視着一個男僕人，他正在向她諄諄勸戒。他是一個中年人，性情冷淡，薄有智識，但一貫通曉，懷着僕人自安于奴才地位底自滿，有着精密的籌算者的一無幻影底沉靜，他穿了身白色的保加利亞的服裝，短的衣衫，上飾着華美的邊緣，腰帶，濶的短褲，華飾的靴子。他的頭一直剃到頂心，給他一個高高的日本式的全額。他的名字叫尼古拉。

尼古拉

下次留心些，洛卡：改改你的樣子。我明白太太的。她爲人是這麼寬大的，所以她從來沒有夢想到，無論那一個傭人胆敢對她不恭敬；但倘如她一

疑心你正在挑惹她，那你就得走路。

洛 卡

我是挑惹她。我要挑惹她。我管她做什麼？

尼古拉

倘如你和這一家淘了氣，那我永遠也不能討你，那簡直和我淘了氣一樣。

洛 卡

你幫襯了她來作難我，你是嗎？

尼古拉

〔恬靜地〕我總得老要靠托這家的好心好德的。我一告退了他們，要在蘇菲亞去開爿舖子，那他們的主顧就是我一半的本錢呢：他們的一句壞話會要我家破人亡。

洛 卡

〔 57 〕

你沒有膽氣。我倒歡喜看看他們敢說我一句壞話呢！

尼古拉

〔哀憐地〕我倒不防你這樣沒見識：洛卡，但是你還年輕：你還年輕！

洛 卡

是呢；正因為那樣你才歡喜我呢，你是不是呢？但是我曉得些這家庭的秘密，這些秘密他們不見得敢說了出來呢。我年紀雖則輕輕，祇要他們敢來和我淘氣好了！

尼古拉

〔現着深致憐惜的樣子〕倘如他們聽見了你那樣講法，你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動靜？

洛 卡

他們能有什麼動靜？

[58]

尼古拉

辭歇你，因為你不忠實。那樣一來，那一個再會相信你說的希奇事呢？那一個再會給你個位子呢？在這屋子裏的人那一個永遠再敢給人看見了來對你說着話呢？要多麼久，你的爹讓他留着靠那薄薄的一些田呢？〔她不耐煩地投去她的烟頭，踩熄了牠〕小孩子：你不知道有錢的人在像你我差不多的一般人上面，有着多麼大的勢脈呢，當我們一想從窮苦裏出出頭，惹着他們的時候。〔他走近她身，低下了聲〕看看我好了，在他們家裏辛苦了十年。你以為我不底細一些秘密的嗎？我底細關於太太的事，那些事，就為了一千利弗 (levas) 也不會讓老爺得知呢。我底細關於老爺的事，那些事她要六個月也不會讓老爺聽得個結局呢，倘如我對她曉了舌。我底細關於蕾娜的事，那些事會破壞她和守奇史的好姻緣呢，倘如——

洛 卡

[59]

〔快快地轉身向他〕你怎麼曉得？我從沒告訴你過！

尼古拉

〔狡猾地開開他的眼睛〕那就是你的小祕密，是嗎？我想來大概就像那些事。好，你聽我的勸告罷，對人恭敬些；好教太太覺得不論你知道不知道，她能夠靠你得住，不洩漏出來，忠心地伏侍這一家那就是他們所喜歡的；那也就是你怎樣沾他們的光的地方。

洛 卡

〔現着探索的輕慢〕你有着一個傭人的靈性，尼古拉。

尼古拉

〔自滿地〕是的；那就是做低下人的成功的秘訣。

〔從馬棚那裏聽得一聲高響的敲門聲，是用馬

鞭的柄敲在一扇木門上的聲響。

外面男子的聲音嚇羅！嚇羅啦！尼古拉！]

洛 卡

老爺！打仗回來了！

尼古拉

[快快地]你看我的話，洛卡，仗打完了。快去預備些新鮮咖啡。[他跑出到馬棚方面去]

洛 卡

[當她在盤內理着咖啡，鍋子，杯子等，端進屋去]你永不會把傭人的靈性放進我的裏面來的。

[彼得各夫少校從馬棚裏進來，尼古拉跟從着。他是一個愉快的，易奮興的，不足輕重的，粗莽的人。五十歲的年紀。自然沒有野心了，除了對於他的進款和他在本地社會上的重要地位，稍有顧慮；但在目下是滿心欣慰着軍中的高位，這是戰事

[61]

摔在他身上的，當他是他城裏的要人。薩維亞人的襲擊在全保加利亞人的心中所引起猛烈的愛國熱，使他勉爲其難的度過了這次戰爭；但他顯然喜歡，得重歸家來。]

彼得各夫

[用馬鞭指桌] 拿出早飯來，放在這裏，噯？

尼古拉

是，老爺。太太和蕾娜小姐剛進去。

彼得各夫

[坐下，拿了一個小麵包] 進去說我已到家了；還給我些新鮮咖啡來。

尼古拉

就要拿來了，老爺。[他走到通屋的門去。洛卡托了盤裏的新鮮咖啡，一個潔淨的杯子，和一瓶白蘭地，運着他] 你已通知了太太沒有？

[62]

洛 卡

通知了，他就要來了。

尼古拉

走進通屋的門去，洛卡搬咖啡到桌上。

彼得各夫

好：薩維亞人不曾帶了你一同逃嗎？他們可
會？

洛 卡

沒有，老爺。

彼得各夫

那對了。你給我拿些法國白蘭地了沒有？

洛 卡

[放瓶在桌子上]這裏，老爺。

[63]

彼得各夫

那對了。〔他攪些在咖啡內〕

〔凱守琳在這麼早的時候，僅草率的梳了妝，繫着一件保加利亞的飯單，加在一件曾一時鮮艷而現在厭舊了的紅色的梳裝衣之上，一塊顏色手帕束住她厚濃的黑髮，從屋裏走出來，赤足拖了雙土耳其的拖鞋，在這些情境之下，看去吃驚地美麗端莊。洛卡走進屋去。〕

凱守琳

我親愛的保爾：真教我們出其不意呀！〔她俯下身就他倚子的背，吻他〕他們給你拿了新鮮的咖啡來沒有？

彼得各夫

是：洛卡已伺候了我。戰事告結束了。條約在三天之前在蒲却萊司脫簽了字，遣散我們軍隊的命令昨天才下的。

凱守琳

〔直躍起身，二眼閃耀〕戰事告結束了！保爾：你們可曾讓奧國人強逼你們講了和？

彼得各夫

〔順服地〕我親愛的：他們不同我商議，我能有什麼辦法？〔她坐下，掉身他顧〕但我們自然見到的，那條約是個公平合理的條約。牠宣布和平。——

凱守琳

〔污辱了〕和平！

彼得各夫

〔平服地〕——但不是友愛的邦交：記得那層，他們要加入那條進去；但我堅持刪去。我再能盡什麼力呢？

凱守琳

〔 65 〕

你實可以吞滅薩維亞，擁亞歷山大王子做巴爾幹的皇帝。換了我，那就是我或會要做的了呢。

彼得各夫

我一些也不疑惑那一層，我親愛的。但我倒要須先得去征服了全奧大利亞帝國；而那或會使我離你太久了啦。我非常掛念你。

凱守琳

[寬和了] 噯！[她親愛地伸出她的手去，橫過桌面，緊捏住他的。]

彼得各夫

你一向來怎樣，我親愛的？

凱守琳

啊，我的慣常的喉痛病：那就是了。

彼得各夫

[06]

〔懷着堅信〕那是從你天天洗你的頸骨而來的。我時常那麼告訴了你。

凱守琳

胡說，保爾！

彼得各夫

〔一面吃咖啡吸香煙，一面說着話〕我不大贊成太學時髦了。所有這些洗呀擦呀，對於康健上不能有好處的：那不自然。有一個英國人，費律浦浦律斯地方老是每天早晨起了身用冷水浸洗，令人作嘔！那是完全從英國人那裏學來的：他們那裏的氣候是這麼的髒，所以他們不得不永遠洗清他們自己。看看我的父親！他一生從來沒有洗過一次澡；而他活到九十八歲，是巴爾幹地方最康健長壽的人。我不妨每個禮拜洗一次適意的澡以保持我的體面；此外每天一次把這件事弄到可笑的極端了。

凱守琳

〔 67 〕

你心裏原舊是個野蠻人，保爾我希望你在那班俄國軍官的面前，沒丟臉呢。

彼得各夫

我竭我全力。我留着心使他們知道我們有着一個圖書館。

凱守琳

啊！但是你沒有告訴他們嗎，在我們屋裏有了一個電鈴了？我已經裝了一個。

彼得各夫

什麼叫做一個電鈴？

凱守琳

你按到一個鈕上，廚房裏就會叮噠作響，于是尼古拉便會跑上前來。

彼得各夫

[63]

爲什麼不叫喊他呢？

凱守琳

文明人沒有叫喊他們的僕人的理。我在你不在家的時候學得的。

彼得各夫

好，我也來告訴你聽，我學也學得些事情。文明人不把他們洗好的衣服掛在來賓看得到的所在去曬乾的；所以你最好把那些〔指着曬在灌木上的衣服〕放到別的地方去。

凱守琳

啊，那是沒有道理的，保爾：我實在不相信真有教養的人會注意到這些事。

〔可以聽得有人在敲那馬房的門。〕

彼得各夫

守奇史來了。（叫喊着）嚇羅！尼古拉！

〔 69 〕

凱守琳

啊，不要叫喊，保爾：這實在不雅。

彼得各夫

瞎說！〔他叫喊着比以前更響〕尼古拉！

尼古拉

〔在通屋的門口出現〕是，老爺。

彼得各夫

假使那是薩拉諾夫少校，帶他到這兒來。〔他併這名字把第二個拼音——薩拉諾夫——加重着讀〕

尼古拉

是，老爺。

彼得各夫

[70]

你務須要和他談談。我愛，直到蕾娜從我們的手裏陪了他去。他真把我煩噪死了，爲的是我們不提拔他——最好比我還高。

凱守琳

他當然應該陞遷的，當他娶蕾娜的時候，還有，國裏應該堅持着至少要有一個本國人當將軍。

彼得各夫

是呀；因此他好不止丟掉了幾團人，還好丟掉全旅的人呢。那是沒有用的。我愛：他一些些陞擢的機會都沒有，直要到我們可以決定那個和平是個永久的和平的時候。

尼古拉

〔在馬棚的門口，通報〕守奇史薩拉諾夫少校！
〔他走進屋子裏去。立即回出，帶了第三隻椅子，放在桌邊，他就退出〕

〔守奇史薩拉諾夫少校，蕾娜房中的照像的原

身，是個身材修長，面目俊好的男兒，具有一個粗豪的山寨頭兒底體質的堅實，精神的豪爽和脆弱的想像。但他的英俊的秀姿是獨特卓絕，溫文爾雅。他的眉彎如牡羊之角的捲曲。彎在額角的令人注目的凸處；他的嫉忌地覷視的眼睛；他的鼻子，薄窄，尖削，機警，雖同具着似好口角的高的鼻樑和大的鼻孔；他的令人信服的下巴，即在一間巴黎應接室裏也不會不配合的，表示着那聰明，有想像的野蠻人有着的一種尖刻的批評底才能，自西方文化漸入巴爾幹後，更形深刻的顯露。那結果確如十九世紀的思想降生在英國時所生的効力一般，賣弄機智，拜倫主義。由于他的默想着永遠的失敗，不但是旁人的而且是自己的，去蹤求他的理想的偶像的失敗；由于他的結局的情世嫉俗，輕視人道；由于他的空濛的輕信，自以為他的概念的完全確立不移，倘如藐視不顧了牠，那就是世人的一無價值；由于他的畏縮褻弄，這係在他經敏銳的感覺得來的庸人恒自消磨的妄想底芒刺之下所結成；他已養成了那種半悲劇半譏諷的神氣，不可思議

的心神不寧，一樁詭奇駭怪的歷史底暗示，那歷史什麼也沒有遺下，除了不滅的悔恨，就將那不滅的悔恨 Childe Harold 李士特哈羅爾特曾聳動了他的英國同時代人的祖母們的。那很明瞭的了，蕾娜的理想英雄就在這兒了，否則杳無別處。凱守琳是比她的女兒還要熱誠，更少檢點。當他從馬房的門進來，她輕滑地起身迎接。彼得各夫是顯然不要因爲了他，多事騷擾。]

彼得各夫

我們早在這兒候你了，守奇史！幸見，幸見。

凱守琳

我親愛的守奇史！[她伸出雙手去]

守奇史

[現着細心的獻媚，吻着她的手]我的親愛的媽媽，倘然我可以這麼稱呼你。

彼得各夫

[淡淡地]岳母，守奇史：岳母！請坐，用些咖啡。

守奇史

謝謝你，我不喝。[他從桌子走了開去，帶着一種不高興彼得各夫對於這事也感興趣的樣子，倚靠着通門的階石上的欄杆邊，顯出自覺的尊嚴，挺身立着]

凱守琳

你看來威風——顯耀。這次戰爭增加了你的風采。在這裏個個人都發狂似的談着你呢。關於那壯觀的馬隊衝鋒我們都狂野般的熱烈了起來呢。

守奇史

〔用着莊重的譏刺〕夫人：那是我的戰績的威名底搖籃和坟墓。

凱守琳

怎麼說法的？

守奇史

我這次的打了勝仗是不合戰法的，同時我們傑出的德國將軍合了戰法却反打了個敗仗。那件事破壞了他們的計劃，傷了他們的自尊心。他們的二個參將領軍前來，說是依照科學的戰法上底正確的原理作戰的，却吃了個敗挫。二個陸軍少將却依照軍法，嚴正伏刑。那二個參將現在是少將了；我原舊是個清苦的少校罷了。

凱守琳

你不會終久這麼退處人下的，守奇史。那些女子們都站在你的一邊；她們自會替你主張公道的。

守奇史

那是太晚了。我只有在一等宣告和平之後，就遞進辭職書去。

彼得各夫

[在他的驚訝中掉落他的杯子]你的辭職書！

凱守琳

你須要撤回牠！

守奇史

[現着決了心的矜持態度，交叉着雙臂]我決不撤回！

彼得各夫

[惹了怒]現在那一個人能夠會猜想到你就要幹這麼一件事？

守奇史

[動怒火]無論那一個認識我的人。但不要儘討論我自己本身，我的事業罷。蕾娜怎麼樣，蕾娜在那裏？

蕾 娜

[突然地轉屋角而出，立在小路上的階石之頂上]蕾娜在這裏。[她做個美妙可愛的模樣，當他們齊回轉頭來望着她。她穿了件淡紅絲質的內衣，披着件薄的格羅蓬布的外衣，繡着金邊。頭上戴了頂綺麗的披麗奇痕的帽子，燙着金的鬚頭。守奇史，歡然出聲，衝動地走去迎她。她伸出手來：他武俠般的屈了一膝，吻那隻手。]

彼得各夫

[暗地裏和凱守琳說，流射出父親的自滿]美呀，是不是？她走在相當的時候出場。

凱守琳

〔不耐煩地〕是的：她在偷聽着的。那是個極可怕的惡習慣。

守奇史

〔引着蕾娜前來，現着顯耀的媚情，好像她是個王后。當他們到了桌邊，她轉身向他一低首：他一鞠躬；就此他們分開，他走到他的位子上去，她走在她父親的椅背後。〕

蕾 娜

〔她俯身吻她的父親〕親愛的爹爹！歡迎你回家！

彼得各夫

〔拍拍她的臉頰〕我的小心肝。〔他吻着她，她走到尼古拉爲守奇史設下的椅子上坐下。〕

凱守琳

那末你從此不再是個軍人了，守奇史。

守奇史

我從此不再是個軍人了。當兵一件事，我親愛的夫人，是殘忍地攻擊人底懦夫的伎倆，當你強了的時候；是躲避危害的法子，當你弱了的時候。那就是打勝仗的全秘訣。得手誘你的敵人于不利，而從不，無論如何，在相等的地位上和他們作戰的。噯，少校！

彼得各夫

他們總不會讓我們公公道道對敵而戰的。但是，我設想，當兵須得也是種生意，合無論那一種生意一樣。

守奇史

確實地。但我沒有野心去當了個生意人耀武

揚威；所以我已聽從了當一個司令官的那個行商人的勸告，他就是在披羅脫地方和我們解決了俘虜交換的那個人。我已拋棄不幹了。

彼得各夫

什麼！那個瑞士傢伙？守奇史：一直以來，我常想起那次的交換。關於那些馬匹，他哄騙（overreach）了我們了。

守奇史

自然他哄騙了我們了。他父親是個開旅館和馬車房的人；他叨教了他父親對於馬的交易底智識的門徑。〔帶着調侃的熱誠〕噯，他是個兵一透了骨的兵！倘如我不去蠢蠢地去領了那隊人馬闖險去，反給那隊兵買了那些馬匹來，那我現在早是個元帥了！

凱守琳

一個瑞士人？他在薩維亞軍隊裏面幹什麼的

呀？

彼得各夫

一個志願兵，當然——很有眼力，在隨緣而找到了他的職業上講。〔冷笑〕我們不見得會有能力去開始作戰，假使那些外國人不開示我們怎樣去行事：我們對於這件事是一些都不明瞭的；但是薩維亞人也未必知道什麼。咳，沒有他們這般人，不會有戰事的！

蕾 娜

在薩維亞軍隊裏有許多瑞士軍官嗎？

彼得各夫

沒有——都是奧國人，正像我們的軍官都是俄國人。只有這個人是我所碰到的唯一的瑞士人。我永不再信任一個瑞士人了。他欺騙了我們——騙我們給了他五十個體強力健的壯丁，去換他二百匹可呪的疲透了的戰馬來。牠們連吃也吃不得

啦。

守奇史

在那個手段圓滑的兵手裏，我們不過是二個小孩子，少校：祇不過二個無知的小孩子。

蕾 娜

他是什麼樣的樣子的？

凱守琳

啊 蕾娜：好一個愚問呀！

守奇史

他像一個穿着軍服的遊行商人。歸根結底是個中產階級的人。

彼得各夫

[露齒而笑]守奇史：告訴給凱守琳聽罷，他的朋友告訴了我們的關於他的那件離奇的故事——

[82]

他怎樣到了斯里夫尼柴以後逃走的情景。你記得？——講到他被二個女子匿藏着起來的事。

守奇史

[用着苛刻的譏刺]啊，正是：真是一樁傳奇！他就在我那麼不正當地向着衝鋒的一隊炮兵團裏服役着的。因為澈頭澈尾是個兵，所以他和其餘的兵一樣的逃走了：我們的馬隊緊追在他後面。爲要閃避了他們的眼目，他異想天開的去躲匿在一位什麼愛國的巴爾幹小姐的閨房裏。那位小姐被他的娓娓動聽的遊行商人的本領迷住了。她很羞澀地款待了他差不多一個多鐘頭的樣子，然後叫進了她的母親來，免得她的行爲或者要看作是有失閨女的身分。那位太太也同樣地給他迷惑着了；那個逃兵隔日就給送上途去，穿扮了一件屋主人的舊外褂——那屋主人是在外打仗去了。

蕾 娜

[立起身來，現着明顯的嚴肅]你的軍營生活

使你變成粗俗氣了，守奇史。我想不到你竟會把這麼一件故事在我面前來重講一遍。〔她冷淡地跑了開去。〕

凱守琳

〔也立起身來〕她是不差的，守奇史。倘然真有這種女人活着在世上，我連曉得也不要曉得她呢。

彼得各夫

呸！胡說！那有什麼關係？

守奇史

〔慚愧着〕不，彼得各夫：我是錯了。〔對着蕾娜，帶着懇切的自貶〕我求你原諒。我的行為有失常態，恕我，蕾娜。〔她羞縮地行禮〕請你也恕我，夫人。〔凱守琳慈和地行着禮，于是坐下。他鄭重地講下去，重對着蕾娜而說〕我在這近來幾個月裏我所瞥見的人生的黑暗的一面使我變成憤世嫉俗了：但是我不應該把我的傲態帶到這裏來——至少也

[84]

不應該到你的面前來，蕾娜。我——〔說到這裏，轉向其他的人，他是顯然地要開始一篇長的談話，當時少校打斷了他。〕

彼得各夫

廢話，守奇史！那是沒事大驚小怪：一個軍人的女兒應該不稍畏縮，受得住一些有點強烈的談話。〔他立起身來〕來：這是我們要辦公的時候了。我們須得把定主意怎樣把三團兵送回到菲里蒲蒲里司去：走蘇菲亞的一條路去，是沒有糧食的。〔他走向房子去〕來呀。〔守奇史剛要跟他走時，凱守琳立起身來阻止他。〕

凱守琳

啊，保爾，你能不能請守奇史稍留一刻？蕾娜是難得見他一面的。或者我也能幫助你解決那兵團的事。

守奇史

[85]

[老實說來]我的親愛的夫人，不能：你——

凱守琳

[戲弄地止住他]你留在這兒，我親愛的守奇史：不必忙得 我有一二句話要向保爾說。[守奇史立時行禮，退後去]現在，我愛[携了彼得各夫的手臂]來看那電鈴去。

彼得各夫

啊，很好，很好。[他們一同很親熱地走進屋子去。守奇史留着一個人和蕾娜在下，急切地看着她，害怕她仍見怪着。她嫣然一笑，向他伸開她的雙臂。]

守奇史

[急走向她]你寬容了我嗎？

蕾 娜

[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當她抬起頭來看着他。

[86]

帶着羨慕的崇敬]我的英雄!我的國王!

守奇史

我的皇后!〔他吻她的前額。〕

蕾 娜

我多麼艷羨你呀，守奇史！你已經出見世面，上過戰場，在那一點上能夠證明你自己配夠得上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女子了；而我只得呆呆的坐在家裏——夢想——沒有用——沒有做一些事，那好給我一些把柄好教我自己說來夠得上無論那一個男子。

守奇史

最最親愛的：所有我的一些事業已都是你的了。你鼓勵了我。我身經戰攻好像一個武士在比武場上有着他的愛人在上向下望着他一樣！

蕾 娜

[87]

你從來沒有一會兒離開我的思懷。〔很端重地〕守奇史：我想我們二個人已經發見更高尙的愛情了。當我一念着你的時候，我覺得我決不能做一些下賤的舉動，或是想到一個卑鄙的念頭。

守奇史

我的小姐！我的天上的福人！〔他敏重他抱住了她〕

蕾 娜

〔回抱着他〕我的主人。我的——

守奇史

噓——噓！讓我做了膜拜的人，我愛。你竟一絲兒也不知道哪，即使是那最最好的男子也多麼夠不上一個女孩子的純潔的愛情哪！

蕾 娜

我信任你。我愛你。你永不會使我失望的吧，

[88]

守奇史。〔聽得洛卡在屋子裏唱着。他們很快地放開擁抱〕我不能假裝着在她面前漠不關情地說着話：我的心頭是滿滿的。〔洛卡從屋裏走出，帶了她的盤，她走向桌子，開始收拾桌上的東西，她的背是反向着他們〕我去拿我的帽子去；而後我們可以出去走，直到午飯的時候。你可歡喜那樣嗎？

守奇史

要快些。倘如你離我去了五分鐘，那要好像五個鐘點呢。〔蕾娜跑上階石的頂上，轉過身來，向他作媚眼，用手向他作着手勢，遠送一吻。他在後望着她一會兒，滿懷熱情。然後慢慢地轉過身來，他的臉上顯着意氣高揚的神情，光耀華發着。那個移動遷換他的幻想的境地，那境地的一角現在來了洛卡的雙疊的飯單的末端。他的注意點霎時被牽住了。他偷眼看了她一看，開始惡意似地拈着他的短髭，把他的左手據住腰部，把他的脚跟着踏在地上儼然像一個騎兵的昂步的樣子，他漫步走到桌子那邊，貼對着她，說着〕洛卡：你知不知道什麼

叫做更高尚的愛情？

洛 卡

〔驚愕着〕不曉得，老爺。

守奇史

很是疲乏的事哪，要苦挨這許多的時候，洛卡，一個人在那樣苦挨了之後覺得需要些慰藉的東西哪。

洛 卡

〔天真地〕或者你需要些咖啡吧，老爺？〔他把手伸過桌子去拿咖啡杯。〕

守奇史

〔接住她的手〕謝謝你，洛卡。

洛 卡

〔假裝拖回着〕啊，老爺，你曉得我不是那麼的

〔 90 〕

意思呀。我對你是怪吃驚着的！

守奇史

〔離開桌子走來拉了她同他在一起〕我自己對我自己驚奇着 洛卡。斯里夫尼柴的英雄，守奇史，假使現在看見了我們，會要說些什麼呢？更高尙的愛情的使徒，守奇史，假使他現在看見了我們會要說些什麼呢？那半打的守奇史不時從我美俏的身段出沒無常的，假使在這裏查見了我們會要說些什麼呢？〔他讓她溜轉了手去，趁手地脫滑他的臂攬住了她的腰〕你看我的身段美俏嗎？

洛 卡

讓我走罷，老爺。我要受你羞辱了。〔她掙扎；他堅決不易地握住她〕啊，你讓我走嗎？

守奇史

〔緊緊望着她的眼睛〕不。

洛 卡

那末站後些，在不能夠給人看得見的地方，你有沒有常識的呢？

守奇史

噯，那有理。〔他領了她到通馬棚的門口，在那兒他們是被屋子隱蔽了。〕

洛 卡

〔憂愁地〕我或者已從窗口被人看見了。蕾娜小姐一定在你後面偵視着你。

守奇史

〔刺激着——讓她抽身〕當心，洛卡，我或太無恥，辜負那更高的愛情了；但是你呀，不要侮辱牠。

洛 卡

〔假裝穩重地〕決無此理，老爺。我可以繼續做

[92]

我的工作嗎，請問，現在？

守奇史

〔又伸臂攬着她〕你真是一個迷人的小妖精，洛卡。倘使你和我相愛着，你可要到窗外窺視我的嗎？

洛 卡

好，你看 老爺，因為你說你是一刻兒半打不同樣的規矩人，我看管也來不及啦。

守奇史

〔迷惑着〕又利口又好看。〔他試着去吻她〕

洛 卡

〔避去他〕不，我不要你的親吻。上等的人都是一個樣子：你在蕾娜小姐的背後向我求着愛，她背着你也是這麼樣。

[93]

守奇史

[退後一步]洛卡!

洛 卡

這表示你實在一些都不當心。

守奇史

[擺脫親狎的神情，帶着冷淡的斯文說着]假使我們的談話再繼續下去，洛卡，請你記着，一個君子人不把他所訂婚的夫人的行爲和她的婢女私下討論着的。

洛 卡

這真是這樣的難懂得，一個君子人要怎樣才以爲是對的啦。我從你試着吻我的行爲中，以爲你不這麼挑剔的了。

守奇史

[94]

[轉身離她。敲着他的前額，當他從門口回到花園裏] 惡魔！惡魔！

洛 卡

哈！哈！我希望你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很像我，老爺：雖然我只不過是蕾娜小姐的婢女。[她回到桌邊繼續從事她的工作，不再注意到他。]

守奇史

[自語] 那六個裏面那一個是真真像樣的人？那倒是苦惱着我的一個問題。他們之中一個是英雄，一個是丑角，一個是騙子，還有一個或者有些像流氓。[他停着。當他繼續說着，私下地看着洛卡，懷着深刻的慘傷] 還有一個，至少，是一個懦夫——妬忌着，和其餘的懦夫一樣。[他向桌子走去]
洛卡！

洛 卡

是？

守奇史

誰是我的情敵？

洛 卡

你永不會從我口裏探出的，無論你拿愛情或是拿金錢來。

守奇史

爲什麼？

洛 卡

不要管他爲什麼，還有，設如你說出去說是我告訴了你，我要失掉我的位子的。

守奇史

〔伸出他的右手作證〕不；拿一個人的名譽〔他遏制他自己；他的手垂下，無知無覺地當面冷峭地結論着〕把一個能夠像我方纔五分鐘內那樣舉動

[96]

的人的名譽擔保。他是誰？

洛 卡

我不知道。我從沒有見過他。我只從她房裏聽到他的聲音罷了。

守奇史

落地獄的！你怎敢？

洛 卡

[後退]啊，我不存惡意：你沒有權力那樣把我的話當了真。這件事太太完全知道。我可以告訴你假如那個人再到這裏來的話，蕾娜小姐要和他結婚的，無論他願意不願意。我知道你和她在見時那種假裝了的態度和真的態度不同的。〔守奇史打一戰慄，好像她刺了他似的。然後把他臉扮得像鐵一樣，他嚴肅地大步向她走去，用二隻手握住她的肘節。〕

守奇史

現在你聽我說。

洛 卡

畏縮地]不要這麼緊張：你要中傷我了。

守奇史

那不要緊，你已經把我的名譽玷污了，使我參加你竊聽的事。你已經辜負了你的主婦了。

洛 卡

[扭身]請你——

守奇史

那表示你是一個可鄙的一塊尋常的粘土，裝着一個僕人的靈性[他放開她，好像她是一樣不潔淨的東西，從他的手中抓避開走到牆邊的長凳去。在那上面掉首坐下，沉鬱地默想着。]

洛 卡

〔怨恨地嗚咽着，撩起袖子，露出手臂，摸摸她的握傷了的地方〕你曉得怎樣用嘴來傷人，又曉得用你的手來傷人。但是我不管，我現在發見，無論我是那種粘土做成的，你也是一樣的。至于她，她是一個說謊者；她的優美的態度就是欺騙；我要比她好上六倍呢。〔她困苦地揮去痛苦；翹起她的頭；於是繼續工作，把東西放在盤上。他疑惑地看了她一二次。她裝好了盤子，拿布打邊疊起，因此可以完全帶出去。當她彎下身去端起牠，他立起身。〕

守奇史

洛卡！〔她停着，大胆地看着他〕一個君子人，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沒有權來中傷一個女子。〔帶着深沉的自謙，除下帽子〕我求你原諒。

洛 卡

那種請罪的話，或者可以使一個夫人滿意 對

于一個庸人有什麼用呢？

守奇史

[諛媚見挫，瀟然地慘笑，輕薄地說着]啊！你要這傷痛的報酬？[他帶上軍帽，從他袋裏拿出一些錢。]

洛 卡

[她的眼中充滿了眼淚不能遏制自己]不：我要我的傷痛好好賠償。

守奇史

[被她的聲調清醒了]怎麼？

[她捲起她的左手的袖子；把她左手的大姆指和手指緊握着她的手臂；低頭看着她的傷痕。于是她抬起頭來，緊緊向他望着。末了，帶着一種嫵媚的姿態，她舉起她的手臂要他吻着。他驚疑地望着她；望着手臂；又望着她；猶豫不決；後來，帶了顫抖的緊張，大聲叫出“決不”！遠遠離開了她。

[100]

〔她的手臂垂下，默無一言，帶了不可犯的嚴肅，她拿了盤，將走近屋子的時候，蕾娜回來了，帶着一只帽子，穿着一件短衫，是上年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維娜地方最最時髦的樣式。洛卡傲慢地讓了路，於是走進屋子去了。〕

蕾 娜

我已經預備好了。什麼事？〔愉快地〕你可曾和洛卡調笑過？

守奇史

〔急促地〕沒有，沒有。你怎麼會想到這種事？

蕾 娜

〔自覺慚愧〕請恕我，我愛：這不過是戲言罷了。我今天多麼快活呀。

〔他很快地走向她，悔恨地吻着她的手。凱守琳走出來，從階石頂上叫他們。〕

[101]

凱守琳

〔向他們走下來〕我很抱歉驚擾了你們，孩子們；但是保爾爲了那三團兵的事正心亂着。他不曉得怎樣把他們達到非里蒲蒲里司去；他反對我無論什麼提議。你必須去幫助他，守奇史：他正在圖書館裏。

蕾 娜

〔失望着〕但是我們正要出去散散步呢。

守奇史

我不會去得長久的。只要等我五分鐘好了。
〔他跑上級步到門那裏去。〕

蕾 娜

〔跟着他到階石底下，向上看着他，帶了羞怯的媚態〕我要來到完全望得見圖書館的窗的地方等着。你必定要引我父親注意到我，如果你比五分

鐘的時候還多延長一刻，我要進來帶了你走，管你團不團。

守奇史

[笑着]很好，[他走進去。蕾娜注望着他，直到不見了他。于是顯出可顯見的寬懈的態度，她開始在花園裏來回踱步，沉思着。]

凱守琳

想像想像他們碰到了那瑞士人，已經聽到了那完全的故事了！那第一件事你父親在問的，就是那件老的外褂，我們送他穿了去的。好個謬誤啦，你把我們陷進在那裏面去了呢！

蕾 娜

[當她走來走去的時候，她思慮地凝視着地上鋪着的石子]那小畜生！

凱守琳

小畜生！什麼小畜生！

蕾 娜

走去告訴出來！啊，如果我看見他在這裏的話，我早就拿巧格力奶餅干塞滿了他，直到他永再不能說句話！

凱守琳

不要講這些廢話。把實情告訴我，蕾娜。在你跑到我那裏來之前，他在你房裏多久了。

蕾 娜

[急轉過身來，重作反對的方向的步行]啊！我忘記了。

凱守琳

你不能忘記的！他真還是那些兵去了以後爬上來的呢；還是他在巡官搜房間的時候，已經在那裏了？

蕾 娜

不，是的：我想他那時一定已經在了。

凱守琳

你想！啊，蕾娜，蕾娜！要什麼東西才可以使你直直爽爽呢？假如給守奇史發覺了，那都是你們的事啦。

蕾 娜

[冷淡無禮]啊，我曉得守奇史是你的寶貝哪。我有時在希望倒是你和他結了婚罷。要什麼我呢。你正好配他。你會寵愛他，縱容他，末了還要寶貝子，妮妮子呢。

凱守琳

[簡直把她的眼睛睜得十分的大]好，確然的。

蕾 娜

[105]

〔使性地，一半對自己〕我時常覺得一種希望，要去對他做些，或是對他說些可怕的事——傷他的體面——羞罵得他五官發昏。〔對凱守琳，頑硬地〕我不管他會不會把關於巧格力奶兵的事情發覺，我倒一半希望他或要發覺呢。〔他重又轉過身，唐突地漫步走上小路，逕向屋隅去。〕

（注：這裏本應譯巧格力奶餅底兵，但念時不很上口，所以下統省去餅底二字，幸得兵和餅同音，可在聲音上意會。）

凱守琳

我問你，叫我拿什麼來回復你父親？

蕾 娜

〔從第二級的頂上，掉轉頭來〕啊，可憐的父親！倒像他自己能夠撐得起呢！〔她轉了角看不見。〕

凱守琳

〔在後望着她，她的手指發癢〕阿，只要你再小十歲的年紀呀！〔洛卡從屋子裏走進帶着一個盤，

〔 103 〕

那盤子是挾在她身旁帶進來的了的]什麼事?

洛 卡

太太:有一位先生剛來拜訪,一個薩維亞官長。

凱守琳

[怒火勃發]一個薩維亞人!他怎敢——[慘苦地遏制她自己]啊,我忘了,我們現在講和了,我設想我們要允許他們每天來訪問和道賀我們:倘如他是一個官長,你爲什麼不去通報老爺?他正同薩拉諾夫少校在圖書館裏,你爲什麼跑到我這裏來?

洛 卡

但是他求見你呢,太太,我不想他會認識你是誰:他說這屋子的主婦。他把這張小的券給我,說是給你的。[她從胸口取出一張片子放在盤上,呈給凱守琳。]

凱守琳

[107]

〔讀着〕“勃倫許利大佐”！那是一個德國名字呀。

洛 卡

太太，我想是瑞士人。

凱守琳

〔躍起，這一跳使洛卡向後驚退〕瑞士人！他像個什麼樣的人？

洛 卡

〔胆怯地〕他有一個大的毡毯行囊，太太。

凱守琳

啊，天呀！他來還那件外褂了！送他走罷——只說我們不在家——請他留下他的住址，我會寫信給他——啊，慢慢：那是決不可的。等着！〔她倒在一只椅子上，想個法子出來。洛卡等着。〕老爺和薩拉諾夫正在圖書館裏忙着，是不是？

〔 108 〕

洛 卡

是的，太太。

凱守琳

[決意地]立刻領那位先生就到此地來，[嚴重地]須要恭恭敬敬的對他，不得慢一刻。這裏[不耐煩地把盤子從她手裏奪下]把那留在這裏；快逕回到他那裏去。

洛 卡

是，太太。〔走着〕

凱守琳

洛卡！

洛 卡

〔停着〕是，太太。

[109]

凱守琳

那圖書館的門是不是關着？

洛 卡

我想是關着的，太太。

凱守琳

倘如沒有，你走過把牠關上了。

洛 卡

是，太太。〔走去〕

凱守琳

停！〔洛卡停着〕他得從那條路走來，〔指着馬棚的大門〕告訴尼古拉把他的袋子在後也帶到這裏來。不要忘記。

洛 卡

〔 110 〕

【吃驚着】他的行囊？

凱守琳

不差：這裏，愈快愈好。〔激昂地〕快些！〔洛卡跑進屋子裏去。凱守琳將她的飯單拉掉，丟在一叢灌木後面，她於是拿起盤子當作鏡子，結果把頭上繫着一塊手帕也和飯單一樣，一起拉掉。摸一摸頭髮，整一整她的衣衫，好教她可以出去像樣見客。〕啊，怎麼——怎麼一個男子漢會是這麼一個獸子！揀了這樣一個時候來！〔洛卡在屋子門口通報，勃倫許利大佐。她在階石頂上立過一旁讓他走過，然後她再走進去，他就是深夜冒險到蕾娜房裏的那個人，整潔修飾，美觀地穿着制服，出了危難的，但不會差的，仍舊是同一個人。正當那時洛卡的背轉了過去，凱守琳突然攔住他，向着他作急躁的，迫切的，甘言動人的訴說〕勃倫許利大佐：我很歡喜見你，但是你須立刻離開這屋子。〔他豎起眉毛〕我的丈夫剛才回來，和我的將來的女婿，他們還沒有曉得這事，倘如他們曉得了，那結果一定可怕

〔111〕

的，你是一個外國人，你不像我們一樣的覺得我們國家的深仇，我們原舊恨那薩維亞人：那和平對於我丈夫的唯一結果是使他覺得像一個獅子驟然放棄了他的捕得的東西。倘如他發覺了我們的祕密，他永不會恕我的；而我的女兒的生命也難保了。你可不可以，像你是俠骨柔腸的君子和兵，在他見到你在這裏以前，立刻就離開去麼？

勃倫許利

[失望的，但是平心的]立刻就走，好心腸的夫人。我只不過來謝謝你，送還你所借給我的那件外褂。假使你肯允許我把牠從我的行囊裏拿出來，當我順便出去的時候，退交給你的僕人，我毋須再阻攔你。[他轉身向屋子走去。]

凱守琳

[搶住他的袖子]啊，你一定不可以想從那條路回去。[蜜言的求他通過馬房的門]這條是出去最近的路。多謝，很歡喜已經替你幫了忙了。再會。

勃倫許利

但是我的行囊？

凱守琳

那將來送上罷，請你留下你的住址。

勃倫許利

真的，讓我寫一個。〔他拿出他的名片盒 停留着寫他的住址，使凱守琳陷在急如星火的痛苦裏。當他把名片授給她，彼得各夫帽子也不戴的慌忙地急于招待，從屋子裏衝將出來，守奇史跟着。〕

彼得各夫

〔當他急切着走下階石〕我親愛的勃倫許利大佐——

凱守琳

啊，天呀〔沉坐在依靠着牆的坐椅上〕

〔 113 〕

彼得各夫

〔不去留意她，當他專心和勃倫許利誠心地握着手〕我的那班笨貨以爲我出去了，不以爲我在那——嘿——圖書館裏，〔他不能提起圖書館而不洩露他多麼誇耀着牠〕我從窗子裏看見你，我正在奇怪你爲什麼不進來。薩拉諾夫正同着我在一起：你記得他，記得不記得？

守奇史

〔談諧地行着禮，於是伸出他的手來，現着很可愛的樣子〕歡迎，我的仇敵的朋友！

彼得各夫

不再是仇敵了，可喜呀。〔似乎急切地〕我希望你像一個朋友般的來訪問，不是關於戰馬或是俘虜罷——噯？

凱守琳

啊，真是像朋友般的。保爾，我正在請勃倫許利大佐留着吃飯；但是他說立刻就要去的。

守奇史

[冷諷地]不可以，勃倫許利，我們怪用得着你在這裏，我們須要遣送那三團馬隊到非里蒲蒲里司去；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勃倫許利

[突然地注意，認真辦事的樣子]非里蒲蒲里司？我想那糶草倒是一件麻煩的事。

彼得各夫

[熱切地]是呀，就是爲此。[對守奇史]他一刻兒把完全事實看得清清楚楚。

勃倫許利

這或者我能夠表示一些意思給你們怎樣去辦理。

守奇史

可貴的人！請走來！〔高聳過勃倫許利，他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上，領他到階石上來，彼得各夫跟着。當勃倫許利舉起他的脚上第一級時，蕾娜從屋子裏出來。〕

蕾 娜

〔完全心不在焉地〕啊，巧格力奶兵！

勃倫許利

〔凝立着挺直不動。守奇史驚疑着，望着蕾娜，又望彼得各夫。他正向後望着守奇史又望他的妻子。〕

凱守琳

〔力自鎮靜〕我的親愛的蕾娜：你沒有看見我們有一位客人在這裏嗎？——勃倫許利大佐，我們新的薩維亞人朋友裏面的一位。

蕾 娜

〔行着禮，勃倫許利也行禮。〕

蕾 娜

我好沒見識呀！〔她走下來到一羣人的中間，在勃倫許利和彼得各夫之間〕我今天早晨爲了冰布丁做了一個美麗的裝飾品；而那呆蠢的尼古拉剛才却把一疊碟子放上去，把牠弄壞了。〔對勃倫許利嬌媚地〕我希望你不要以爲你就是那巧格力奶兵，勃倫許利大佐。

勃倫許利

〔笑着〕我老實對你說我是這麼想。〔對她偷送奇妙的一瞥〕你的解釋是一個交代。

彼得各夫

〔懷疑地對着蕾娜〕從什麼時候起，請問你喜歡弄烹飪了？

〔 117 〕

凱守琳

啊，當你在外的時候。那是她新近的嗜好。

彼得各夫

〔負氣地〕而且尼古拉也已經喜歡喝酒了？他以前老是極謹慎的。他引勃倫許利大佐到這裏來的時候，他是十分確切的知道我是在——嘿——圖書館裏；而後他又走下樓去打碎了蕾娜的巧格力奶兵。他該——〔尼古拉在階石頂上出現，帶着一個毡製行囊。他下級；恭敬地把行囊放在勃倫許利的面前，候着別個吩咐。全體驚愕。尼古拉茫然不覺得他所發生的影響，看去滿自得意。當彼得各夫恢復他說話的力量，突向他說着〕你瘋了嗎，尼古拉？

尼古拉

〔吃驚倒退〕老爺？

彼得各夫

幹什麼把那個東西拿了來？

尼古拉

我太太吩咐的，老爺。洛卡告訴了我說是——

凱守琳

[打斷他]我的吩咐！爲什麼我吩咐你把勃倫許利大佐的行李拿到這裏來？你在想什麼念頭，尼古拉？

尼古拉

[一時昏亂後，拾起那只行囊，一面用着全副奴僕的謹慎向勃倫許利陳說]我求你饒恕，老爺，我確是冒昧。[對凱守琳]我的過錯，太太：我望你寬恕那點罷。[他鞠躬，要帶着那行囊向階石時，彼得各夫怒恨地向他直說。]

彼得各夫

你還是最好也拿了那隻行囊去碰碎蕾娜小姐的冰布丁罷！[這句話尼古拉太抵受不住了。那行囊從他的手中落下]滾。你手擦着牛油的驢子。

尼古拉

[抓起行囊逃進屋子]是，老爺。

凱守琳

啊，不要管他，保爾：不要發氣。

彼得各夫

[喃喃自語]光棍！當我在外邊的一些時，他變成不受管束了。我要訓斥訓斥他。[憶起他的來客]啊，好，不相干。來吧，勃倫許利：我們不再胡扯罷，說什麼決要告辭動身的話。你很知道你暫時還不回到瑞士去。你就在舍間住下罷，等到你直要回去的時候再講。

蕾 娜

啊，真住下罷，勃倫許利大佐。

彼得各夫

〔對着凱守琳〕喏，凱守琳：那是你呢，他才怕呀。強他留着；他會住下的。

凱守琳

自然，我簡直說不出的歡喜呢，倘然〔懇請地〕勃倫許利真的願意住下。他知道我的心意的。

勃倫許利

〔放出他的直率的軍人態度〕我是隨太太的吩咐。

守奇史

〔懇切地〕那就定當了！

〔121〕

彼得各夫

【誠心地】自然！

蕾 娜

你看呀你定得住下。

勃倫許利

【微笑】好，我定得住下，我就住下。

【凱守琳現失望狀。】

幕下。

第 三 幕

午飯後，在圖書館內，這其實不很像個圖書館的，牠的圖書上的設備祇包含壁間一架子堆裝着的舊紙封面的小說，脊面已破爛了，給咖啡污漬，撕破而有太姆指痕了；一對小的掛架，上面是一些饋贈的書；其餘的壁間點綴着戰爭捕獵的勝利品。但這室是一間最安舒的起坐室。一排三扇長窗，呈示四山全景，在現在午後醉人的風光裏望去，恰在最和愛的狀態的一個狀態裏。次于右手的窗子的一個壁角裏有一個四方形陶器的爐子，一座顏色

瓷器做成的完美的塔，高聳幾近樓板，保住多量的暖度。中央的沃土門是通圓的一排裝飾了的坐墊；窗位統是美好地障以套子的彌陀榻。幾隻小的土耳其式的桌子，內中一隻，放着一根精緻的土耳其煙桿，一個罩子，高與桌齊，完備了陳設的優美底全效。然而祇有一件物件，和四週的裝飾陋不匹配。這是一隻小的廚桌，一經久用，更形醜劣，現在權當着寫字桌用，桌上面置着一個舊罐，內滿盛筆桿，一個雞蛋形的杯子，內裝墨水，和一張可憐，用得不成樣的吸水紙。

這桌子置立在左手一面窗的對面，在這桌子的一邊，勃倫許利正前置二張地圖苦苦從事于繕草命令。桌子的一頭坐着守奇斯，人當他也在從事工作着，但他確實地正咬嚼着一支筆的毫毛，端詳勃倫許利的敏捷、堅決、認真辦事的進行而懷着混漠的感情：對於他自己的無能，隱懷妒忌的激怒，對於勃倫許利以乎差不多像是奇蹟的能幹，出以敬畏的驚奇，雖然事件底平庸的性質禁止他重視牠。那少校安舒地躺坐在沃土門上，手中拿着一張

新聞紙，土耳其烟桿底管身近在手頭。凱守琳坐在爐邊，背向大衆刺繡着，蕾娜，斜倚彌陀榻上，在右手一面的窗下，做着自畫的夢，遠遠注視着巴爾幹山景，膝上放着一本倦讀了的小說。

門和爐同在一邊，離窗更遠一些，電鈴的鈕子是介乎門和爐之間。

彼得各夫

[從他的報紙抬起頭來，注意他們在桌上進行得怎樣了]你決意我一些忙也不用幫助你們嗎，勃倫許利？

勃倫許利

[不分心他的寫作，也不抬起頭來]確是，謝你。薩拉諾夫和我會辦妥的。

守奇史

[嚴肅地]是的：我們會辦妥的，他考慮着怎樣着手，起着命令的草稿；而我簽着字。分工呀，少

校。〔勃倫許利授給他一張公文〕又是一張？謝謝你。〔他把紙四四方方的安置在他前面；把椅子謹慎地平行對着牠；他簽字的神氣像一種人決意地做一樁艱難而危險的事業〕這隻手把劍倒很慣，却不慣于捉支筆呢。

彼得各夫

你真好，勃倫許利：實在是的，你自己身上肯這樣子的加上這件事來做做。你現在確決意我不能効一些力嗎？

凱守琳

〔用一種低幽警誡的口吻〕你可住了口，不要擾亂罷，保爾。

彼得各夫

〔驚跳，掉着向她〕噯？啊！全對，我愛：全對。〔他重又拿起新聞紙來，但是立即順手落下〕噯，你不曾到外面經歷過，凱守琳：你不知道怎樣的愉快

呢，我們坐在這裏，在午飯吃了過後，沒有什麼事，除了我們自己享受着。祇差一件東西我所需要的好使我着實地舒服些。

凱守琳

那是什麼？

彼得各夫

我件舊的外褂。穿了這件，我不好過：我覺得我好像在操兵場上。

凱守琳

我親愛的保爾，你怎樣的矛盾呀，那件舊外褂！那件東西一定掛在那間綠的暗室裏面，你剛從那裏留着不拿，就走了出來的。

彼得各夫

我親愛的凱守琳：我告訴你我已經在那裏探望過了。我還是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不相信呢？〔凱

守琳靜靜地立起來，按着在火爐邊的電鈴的鈕子）爲了什麼啦，你要玩弄着那鈴子呢？〔她穆穆地望着他，一聲不響地重又坐下她的椅子，繼續做她的針線〕我親愛的：倘然你們女性的固執能從二件蕾娜的舊的梳裝衣，你的防水衣和我的雨衣裏變出一件外褂來，你是差了。那幾件衣服倒是現在放在那綠的暗室裏的衣服。〔尼古拉現身。〕

凱守琳

〔不被彼得各夫的層層詰難激動〕尼古拉：到綠的暗室裏去，把你老爺的舊外褂拿到這裏來——那件他時常在家裏穿的編織的一件。

尼古拉

是，太太。〔尼古拉走出〕

彼得各夫

凱守琳。

〔128〕

凱守琳

是，保爾？

彼得各夫

我把無論那一塊珠寶你歡喜去從蘇菲亞定了來，和一禮拜的家用和你作賭，那件褂子一定不在那裏。

凱守琳

好，保爾。

彼得各夫

[被一樁賭博的思想興奮了] 好吧：這是真好玩玩的機會。那一個來打這個賭？勃倫許利：我給你六倍對一倍。

勃倫許利

[沈靜地] 那會是搶劫了你哪，少校。尊夫人確

[129]

是對的。〔不抬起頭來，他授給守奇史一張同樣的文件〕

守奇史

〔也興奮了〕妙極瑞士國呀！少校：把我的最好的戰馬，和給蕾娜的那匹阿剌伯的牡馬作賭，說是尼古拉在那綠的暗室裏找到了那件褂子。

彼得各夫

〔懇切地〕你的最好的戰——

凱守琳

〔連急地打斷他〕不要發蠢了，保爾，一匹阿剌伯牡馬要化掉你五萬利弗(Levas)呢。

蕾 娜

〔突然地從美麗如畫的夢想裏醒來〕真的，媽，如果你要受那珠寶，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要妒忌我，我的阿剌伯馬。

〔尼古拉帶了外褂回來，把牠拿給彼得各夫，他難能相信他的眼睛了。〕

凱守琳

適才放在什麼地方的呀，尼古拉？

尼古拉

掛在那綠的暗室裏，太太。

彼得各夫

噢，我是不……

凱守琳

〔止住他〕保爾！

彼得各夫

我或要罰呢牠是不在那裏的。年紀漸漸影響到我身上來了。我是漸漸到了精神錯亂的地步了。〔向尼古拉〕來，幫我換了。對不住，勃倫許利。〔他

〔 131 〕

開始換外褂，尼古拉當了侍僕]記得：我剛才不會接受你所賂的東西的，守奇史。你還是最好你自己給蕾娜那匹阿刺伯駿馬罷，既然你已引起了她的想望。噢，蕾娜？[他掉着望她；但她重又陶醉在景色中了。現着微微迸湧出的父親的溺愛和誇耀，他對着在座的他們指點出她來，說着她正做着夢，同平日一樣。]

守奇史

斷然不應該欺瞞了她的，

彼得各夫

那她好啦。我預料我將不會這樣便宜就罷休的。[衣服全換好了。尼古拉帶着換下用不到的那件外褂走出去]噯我現在終究覺得好過了。[他坐下拿起新聞紙含着一聲寬慰的呻吟。]

勃倫許利

[對守奇史，傳遞一紙文件]那是末一張命令

J。

彼得各夫

〔跳起身來〕什麼！完了？

彼得各夫

〔走近守奇史身邊，納罕地望過他的左肩當他簽着字；用着孩童般的艷羨說着〕你有沒有什麼東西給我簽一簽嗎？

勃倫許利

無須，他的簽名就可以，

彼得各夫

噯好，我想我們今天一天已經做了一件天大的大事了。〔他從桌子走開去〕我能不能更做些什麼呢？

勃倫許利

你們二人還是最好去看看送拿那些文件的那些傢伙。〔對守奇史〕立刻快些送出；指給他們看我在命令上面，已注明着他們應該交還這些文件的日子。告訴他們假使他們在路上喝酒講故事——假使他們遲了五分鐘，他們準備着剝去他們背上的皮。

守奇史

〔憤怒地立起身〕我會這樣說的。假使他們裏面有一個有些膽量當我的面唾罵侮辱他，我要備了錢抵償他的撤差，給他郵金。〔他大步走出，他的同情心深深地羞辱了。〕

勃倫許利

〔機密地〕單去看看他，可是切實地對他們說了，少校勞駕。

彼得各夫

〔134〕

〔好管閑事地〕全對，勃倫許利，全對。我會注意。〔他鄭重其事地走向門去，但在門限處躊躇着了〕說起，凱守琳，你也可以一同去。他們見你比見我更懼怕得多啦。

凱守琳

〔放下她的繡物〕我敢說我比你好些。你祇會對他們亂說。〔她走出，彼得各夫替她把了門然後跟着她。〕

勃倫許利

一個怎樣的國家！他們從櫻桃樹上造出大炮來，軍官們喚了他們的妻子來保住紀律！〔他開始疊摺公文，貼上籤條。蕾娜，已從睡榻上立起身來，踱下室來，雙手反背緊握着，作弄般地望着他。〕

蕾 娜

你臉色比上次我們相見時真俏得多了。〔他抬起頭來，吃驚着〕你用什麼來調理的呢？

勃倫許利

洗擦；拂刷；一夜好睡和早飯。那就是了。

蕾 娜

那天早晨你可安安全全地回去的嗎？

勃倫許利

十分安然，多謝。

蕾 娜

他們見怪你吧，因為從守奇史的衝鋒逃走了的緣故。

勃倫許利

不，他們反喜歡；因為他們自己恰也曾全數都逃走了的。

蕾 娜

〔走向桌邊，斜倚着朝他〕那件事他們一定傳
爲美談了——關於我和我的房間裏那些事。

勃倫許利

絕妙的故事。但是我祇告訴了他們中的一個，
一個知己朋友。

蕾 娜

你能完完全全的信賴得他的謹慎嗎？

勃倫許利

完完全全。

蕾 娜

哼！他統告訴了我的父親和守奇史了，正在那
天你交換那些俘虜的日子。〔她轉身避開去，漫不
經意地踱到房的那一邊。〕

〔 137 〕

勃倫許利

〔深所關心，而將信將疑〕不！你不是那樣意思嗎，你可是？

蕾 娜

〔旋身，現着突然的摯誠〕我實在是那樣的意
思。但他們不曉得就在這所房子裏，你躲藏了呢。
如果守奇史曉得了，他或者會同你拼命在一場決
鬥中殺死你呢。

勃倫許利

上天保佑！那末不要告訴他。

蕾 娜

〔極恨他的輕佻〕你能理會吧，欺騙了他，那于
我怎樣呢？我要和守奇史十分的推心置腹——不
卑賤不低微，不欺騙。我和他的姻緣是我生命史中
一段純正的美麗高尚的片斷呢。我希望你懂得這

〔 138 〕

一點。

勃倫許利

[狐疑地]你意思是說你不願他去發見關於冰布丁的故事會是————————你知道。

蕾 娜

[畏縮]滾，不要那樣口齒油滑地說呀。我說了誰：我曉得那是謊話。但是我的所以說謊，爲要救你的性命呀。他或者要殺了你那。那才是第二次我從來敢講一句謊話的呢。[勃倫許利快快地立起身望着她疑慮地而似乎嚴肅地的樣子]你記得那第一次吧？

勃倫許利

我！不。我當場在不在？

蕾 娜

在；而且我告訴那正搜查你的軍官說是你不

[159]

在下。

勃倫許利

的確，我應該記得那次事的。

蕾 娜

〔大為鼓動〕噫，自然囉你應該先忘記了的。那在你不損失什麼：那在我損失了一個謊！〔她坐在沃土門上，兩眼凝視着她的前面，雙手在膝上緊握着。勃倫許利，十分的感動，用一種特殊地惋惜的神氣走向沃土門，在她旁身座下。〕

勃倫許利

我親愛的小姐，不要爲了這種事煩惱你。記得：我是個當兵的，現在是什麼的二件事呢，那是這麼一個常遇到的當兵的人，所以他甚而至于不以那些爲意的二件事呢。一件是聽得人們說謊，〔蕾娜後退〕還有一件是叨惠了人們用盡方法來把他的性命得救了。

〔 140 〕

蕾 娜

〔立起身，憤怒不滿〕所以這麼一來 他變成個絕無信賴不知感激的東西了。

勃倫許利

〔做個歪臉〕你歡喜感激嗎？我倒不。假使憐惜是屬於愛的話，感激是屬於那相反的東西了。

蕾 娜

感激！〔轉身面對着他〕如果你當真不知感激，那你便不知無論什麼高尚的情感了。就是畜生也知道感恩的。啊！我現在確切的明白你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你聽得我說謊，你是不吃驚的。在你以為，那或者是我每天——每點鐘做的些事了。那就是男子怎麼樣去推測女子呀。〔她感情起伏地對房間踱上去。〕

勃倫許利

[不敢決斷地]萬樣東西都寓有至理的。你說你一生祇說了二個謊。親愛的小姐：那不是似乎一些有限的許可嗎？我自己是個十分直爽的人；但是在我那也不會繼續到一早晨的。

蕾 娜

[眼睛稜稜地凝視着他]你可曉得，先生，你是在羞辱我嗎？

勃倫許利

我不由得不如此。當你擺出那樣高貴的態度，用那種尖銳的聲音說起話來，我崇拜你；但我實不能相信你說的一句話。

蕾 娜

[柔媚地]勃倫許利大佐！

勃倫許利

[不被動情]吓？

[142]

蕾 娜

[向着他走近一些，好似她不能相信她的感覺了]你可留意你才說了些什麼嗎？你可曉得你才說了什麼呢？

勃倫許利

我知道。

蕾 娜

[喘氣]我！我!!![她輕信他指着她自己，意思是我，“蕾娜彼得各夫，說謊！”他的眼光不畏意地遇着她的注視。她突然在他身旁坐下，現着一種從英雄完全變到親狎的樣子，添着說]你剛才怎麼看出我的呢？

勃倫許利

[脫口而出]本能，親愛的小姐。本能和歷世的經驗。

蕾 娜

〔驚奇地〕你可曉得，你是我所從來遇到的第一個人，他不把我認真看待着的。

勃倫許利

你意思許是說，你許是，我是第一個人他曾十分的認真看待了你？

蕾 娜

是的，我想來我是那個意思〔和然地，和他十分的相安〕那是怎樣的奇趣的呀，有人這麼樣子的對我。說來，你曉得，我老是像那樣的下去的——我意思是說那高高的態度，和那尖銳的聲音。我還在吃奶的時候，我就那麼做了，奶娘深信着。我現在在我父母跟前那麼做了，他們深信着。我現在在守奇史跟前那麼做了，他深信着。

勃倫許利

〔144〕

是：他自己也有些那樣搭虛架子的，他是不是呢？

蕾 娜

[驚起]你可是這樣想嗎？

勃倫許利

你知道他，比我來得深。

蕾 娜

我懷疑——我懷疑他可是？如果我以為那——！[失望]唉，好：那有什麼關係？我設想你現在已看出了我 你輕視我了。

勃倫許利

[親密地立起身來]不，我親愛的小姐，不，不，一千倍個不。那是你年青之處——你可愛之處，我是像他們一班人一樣——那奶娘——你的父母——守奇史：我也是你的戀戀膜拜的人。

[145]

蕾 娜

〔欣慰〕真地？

勃倫許利

〔以手猛烈地掌拍他的胸膛，德國樣式〕手在心上！〔Hand auf Herz〕真實地而確切地。

蕾 娜

〔極快活〕但是你以為我是什麼樣呢，我給了你我的照片？

勃倫許利

〔驚愕〕你的照片！你從未給了我你的照片。

蕾 娜

〔快快地〕你意思是說你從未拿到過那照片嗎？

勃倫許利

沒有。〔他坐在她旁邊，帶着重新喚起的興趣，說着有些洋洋得意〕你什麼時候把這送來給我的？

蕾 娜

〔憤怒地〕我並不曾把照片送來給你親身，〔她掉過她的頭去，繼續說，嫌惡地〕那是在那外掛的袋子裏的。

勃倫許利

〔皺緊嘴唇，圓轉着眼〕啊——嘎——啊！我從來沒有發見牠。這一定還在那裏。

蕾 娜

〔跳起來〕還在那裏！——專等我父親第一次伸手進袋子裏的時候來發見牠！啊，你怎麼能這樣呆呀？

〔147〕



勃倫許利

〔也立起身〕那不要緊：那不過是張照片：他怎樣能說這是專送給誰的呢？告訴他說他自己放在那裏的。

蕾 娜

〔不耐煩地〕對呀：那是多麼聰明——多麼聰明！啊，叫我怎麼樣弄法！

勃倫許利

呀，我想着了。你寫了些東西在上面罷。那太造次了。

蕾 娜

〔惱怒着，差不多要哭〕啊，替你做了這麼一件事，你一些也不關心——只有向着我笑——啊！你能料得定沒有人摸到牠？

〔143〕

勃倫許利

噢，我不十分料得定。你看我不能夠時時刻刻隨身帶着那件外褂走的，一個人在匆忙的公事上不能多帶得行李的。

蕾 娜

那你把牠怎樣安置的呢？

勃倫許利

我脫了險到比洛脫的時候，我不得不把牠放在一處安全的保管的地方。我想起那引鐵路典當；但是在近代戰事裏那是最容易搶劫一空的所在。因此我把牠當了。

蕾 娜

把牠當了!!!

勃倫許利

[149]

我知道這話說來並不好聽；但是這是最最安全的方法。我在前天才贖了出來。只有天知道那朝奉有沒有把袋子摸空過。

蕾 娜

〔憤怒，當面唾他〕你有着一顆低微的小商人的心。你想起的許多事是決不會鑽到一個君子人的頭裏來的。

勃倫許利

〔遲鈍地〕那是瑞士的國民性，親愛的小姐，

蕾 娜

啊，我希望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你。〔她跳着躲開，坐在窗那裏發怒。〕

〔洛卡走進室來帶了一堆信和電報在她的盤上，橫室走過來，帶着勇敢的恣肆的步態，到桌子那邊。她的左手袖子用一只胸針扣在肩膀上，

[150]

露出她的裸臂在傷痕上遮護着一只闊的鍍金腕釧。]

洛 卡

[對勃倫許利]給你的。[她不在意地把盤子往桌子上一傾]那送信的正等着。[她決定不和一個薩維亞人以禮相待，即使一定要把他的信帶給他。]

勃倫許利

[對蕾娜]得罪：上次的信件送到我手裏是在三星期以前了。這些就是漸次積下來的。四個電報——一星期以前的。[他拆開一封]嘎霍！壞消息！

蕾 娜

[立起身，有些哀憐地向前走來]壞消息？

勃倫許利

我父親死了。[他看着電報，他的嘴唇皺緊着，沈思着他的計劃裏，突來這個意外的變化。]

[151]

蕾 娜

啊，多麼悲哀呀！

勃倫許利

是的：我在一點鐘之內就須動身回家。他在身後遺下許多很大的旅館，要得去照顧。〔他拿起一封厚厚的信套在一個長形藍面的信封裏〕這裏是一封霹靂驚人的信從家族律師那裏來的。〔他拉出那封內的東西，瞥眼一過〕天呀！七十！二百！〔悲戚聲音漸加高起來〕四百！四千！九千六百！！叫我怎樣一手處置得了所有這些東西呢！

蕾 娜

〔胆怯地〕九千個旅館？

勃倫許利

旅館！瞎說。但願你也知道！——啊，這是太好笑了！請恕我：我須得就去吩咐我的底下人預備動

〔 152 〕

身。〔他急速地離開房間，手裏拿了公文，〕

洛 卡

〔譏罵着他〕他是少有良心的，那個瑞士人，雖然他是這麼喜歡薩維亞人。他沒有一句悲傷的話談到他可憐的父親身上。

蕾 娜

〔傷心地〕悲傷！——一個男子他不幹別的事，幾年來但知殺人！他關懷着什麼？無論那一個兵士他有什麼關懷？〔她向門口走去，勉強制住她的淚流〕

洛 卡

薩拉諾夫少校也一直在打仗的；他倒還剩有些良心。〔蕾娜在門口，稜稜地望了望她，于是走了出去。〕啊，哈！我早就想來你許會從你的兵那裏得不到許多情分的。〔她跟着蕾娜，那時尼古拉走進室來，帶了一大把木屑來引火。〕

尼古拉

〔多情地向她露着齒〕我一下半天一直在找你，想單和你相會一分鐘，我的姑娘。〔他臉色驟變，當他注意到她的手臂〕呀，你穿着那袖子成什麼樣子，孩子？

洛 卡

〔傲慢地〕我自己的樣子。

尼古拉

實在的！倘然主婦看見了你，她要訓斥你的。〔他把木屑丟在沃土門上，安舒地坐在木片的旁邊。〕

洛 卡

有什麼理由啦，要你來對我講嗎？

尼古拉

〔154〕

好吧，不要和我作對了。我有着好消息給你呢。〔他拿出幾張紙幣來。洛卡，眼睛貪切地一亮，走近來，細看紙幣〕看！一張二十利弗的期票！守奇史給我的，單單出乎誇口罷了。一個獸子抓不住錢的。還有十個利弗，那個瑞士人給我的，叫我瞞過夫人和蕾娜替他說的謊。他不是個獸子，他不是。你該聽得老夫人在樓下對我多少的客氣，叫我不要把主人有些不耐煩的地方放在心上，因為他們知道我是多麼一個好的傭人——在我在他們衆人面前做了一個獸子，做了一個說謊的人之後！這二十個利弗做我們的儲蓄；還有十個利弗你可以拿去使用，倘然你對我講話的時候，還當我是一個人。我有時覺得做一個傭人也有些厭煩了。

洛 卡

〔擲揄地〕不差：把你的人格賣了三十個利弗，還想拿十個利弗來買我的！你把這錢留着。你是生來就是一個底下人。我倒不是。就是你開了店之後你還只不過是許多人的底下人而不是有些人的

底下人罷了。

尼古拉

[拾起了木片，走向火爐]哼，你等着看罷。
晚上的時間終歸是我們自己的罷；我會做我自己
屋子的主人，我担保你。[他把木柴片投在火爐
邊。]

洛 卡

你休想在我的屋子裏當主人。[她傲慢地坐在
守奇史的坐位上。]

尼古拉

[轉過身來，仍舊跪着，絕望地蹲在他的腿膝
上，給她一種不可緩和的輕蔑地勇氣挫了]你真抱
着很大的野心。洛卡，記着：倘使你交了好運，這是
我作成你的。

洛 卡

[156]

是你！

尼古拉

〔拗強自白〕是，是我。是那一個教你去了戴那值二鎊錢的假黑髮在你的頭上，教你的嘴唇紅來，二頰紅來，像隨便那一個保加利亞的姑娘呢！我不教你又那一個教你截齊你的手指甲，弄乾淨你的手，使你風騷出跳的像個俄國的貴太太的呢？是我，你聽得嗎？是我！〔她頑強地抬起頭來；于是他恨恨地立起身，添着說，更外的嚴冷地〕我老是想倘然蕾娜是開通些，而你祇要少些獸子氣，守奇史祇要多些獸子氣，那你是我的大主顧中的一個了，不但是單是我的老婆而化我的錢。

洛 卡

我相信你只配是我的傭人，不配是我的男人。你會從我這裏格外的佔些便宜的。啊，我曉得你那靈性的。

尼古拉

〔 157 〕

〔走上前去，近她的身，爲的是格外加重語勢〕永不要理會我的靈性，但祇聽我的勸告罷。倘如你要做太太，你現在對我的行徑完全不興的，除非單剩我們二個的時候。那是太尖刻而無禮了；無禮是一種親密：那對我表示着情分，而你也不要故意高強，壓制我。你是像一班鄉下姑娘們：你以爲像我拿對付馬房的孩子法子來對待一個傭人，那是文雅的。那就是你的不懂事；而且不要忘了。而且你不要常常這樣挑惹人。一舉一動像是你想自作主意，不像你望人家來的吩咐你的樣子。當一個太太的道理同當一個傭人的道理是相同的；你應該明白你的身分：那是此中的秘訣。而且你可以信任我是明白我的身分的，當然你得高升了。仔細想想罷，我的姑娘。我終幫你的忙的：一個傭人應該常是相互幫着忙的。

洛 卡

〔不耐煩地立起身〕啊，我一定照我自己的主

〔 153 〕

意去做。你從我拿去了我所有的勇氣了，用了你的冷血的聰明。分放那些木片到火上去：就祇那種事你是懂得的。〔尼古拉還沒有反駁之前，守奇史進來了。一看見洛卡他約束自己片刻，於是走向爐邊去。〕

守奇史

〔對尼古拉〕我料想 我不妨礙你的工作罷。

尼古拉

〔態度柔婉老成〕啊，不，老爺：誠誠懇懇地謝謝你。我剛才祇對這個蠢姑娘說說，講到她的跑上這裏圖書館來的習氣，無論什麼時候，一得個機會就來翻看書本。那是她最壞的教育了，老爺：那是給她比她身價高的習氣。〔對洛卡〕洛卡替少校收拾清爽那個桌子。〔他恬靜地走出去。〕

〔洛卡不望一望守奇史，開始整理桌子上的報紙。他慢慢地橫室走過來，近了她，反省地打量她的衣袖的修飾。〕

守奇史

讓我看看那上面有沒有印子？〔他把手鐲翻起看看被他所握傷的傷痕，她立着不動，也不望着他：誘惑了但同時又防備着〕哈！痛不痛？

洛 卡

痛的。

守奇史

要不要我替你醫治？

洛 卡

〔突然驕傲地縮向後退，但是依舊不望着他〕不，你現在不能醫治了。

守奇史

〔專橫地〕真的嗎？〔他動了一動好像要把她攬在懷裏。〕

〔160〕

洛 卡

請你不要調笑我了。一個做官長的人，不應和一個底下人調笑。

守奇史

[他觸摸她的手臂，殘酷的一觸]那不是調笑，洛卡。

洛 卡

什麼不是。[第一次向他望了一望]你可覺得難爲情吧？

守奇史

[矜持適度，交叉兩臂]我是從來不難爲情的。

洛 卡

[渴望般地]我希望我能够相信一個男子，竟

[161]

像是那樣子的和女子不相像，我懷疑你究竟是不是一個勇敢的人？

守奇史

〔不做作地和緩了他的態度〕不差呀，我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在放第一鎗的時候，我的心和女人一般的跳着，但是在衝鋒的時候，我自己覺得我是勇敢。是的，說到我來，那至少是真的。

洛 卡

你在衝鋒的時候，可曾發見有一種人的父親像我的父親一樣窮的人，會比你這樣富的人稍為不勇敢些嗎？

守奇史

〔帶着酸苦的浪謔〕那倒並不這樣，他們都像英雄般的亂砍，咒罵和叫喊着。啊！猖狂殺戮的勇敢是不值錢的。我有一隻兇猛的獵犬，牠有像全巴爾幹國家的人的那種勇敢，並且好像把俄國全國

放在牠背上一般。但牠同樣還讓我的馬夫鞭打着牠。那就像你們的兵：絲毫不差。不，洛卡：你們的可憐的那些人能夠斷人喉管，但他們懼怕他們的長官；他們忍受着侮辱和棍打；他們站在一旁像小孩子般的你看我打，我看你罰——唉，當他們一有吩咐，還幫着打呢。而且那些長官！——好〔短促而淒苦的一笑〕我是個長官。啊，〔激昂地〕給我那個人，他會至死不屈的挑惹上天下地的任何權力，那權力公然反對他自己個人的意志和良心。要他才是勇敢的人。

洛 卡

談何容易呀！人，在我看來，永沒長進：他們的觀念都是小學生的觀念：你還不知什麼才是真正的勇敢呢。

守奇史

〔譏諷地〕真是！謹願領教。

洛 卡

看着我罷！我自己的意志有多少的容許給我？我須得要替你整理好你的房間——灑掃拂拭，拿來帶去。這種工作什麼會下賤了我，倘使你的事情人家替你做了，反不下賤了你呢？但是〔帶着柔和了的熱情〕倘使我是俄國的皇后，在世界萬人之上，那末——哼，那末雖然照了你所說，我可簡直是不能夠顯出勇氣來。你應該明白，你應該明白。

守奇史

那你便怎樣辦呢，無上尊貴的皇后？

洛 卡

我一定要和我所愛的人結婚，這種舉動在歐洲皇后裏面沒有一個有勇氣敢做的。倘使我愛你時雖然你會是遠在我之下簡直像我現在是遠在你之下一樣，我一定敢降身相等。你敢不敢也這麼樣，倘使你也愛了我？不，倘使你一覺得開始在愛

我的話，你一定不要聽任這芽苗生長起來。你不敢。你一定要和一個富人家的女兒結婚，因為你會怕旁人說你的閑話呢。

守奇史

〔被她說得蠱惑〕你瞎說：這倒並不這樣，我可以賭咒！假如我愛你，假如我就是俄國的皇帝，我一定把你放在皇座上，在我的旁邊。你是知道我愛上了另一個女子，一個比你高好像天比地高的一個女子，而你在妬忌她呢。

洛 卡

我倒沒有妬忌的理由。她現在不會和你結婚了。我上次告訴你過那個男子，已經回來了。她要和那瑞士人結婚。

守奇史

〔退縮着〕那個瑞士人！

洛 卡

一個比你強過十倍的男子。那你好回向我來了而我要拒絕你。你還夠不上我呢。〔她轉身向門去。〕

守奇史

〔在她背後跳上去，狂暴地捉住她，抱向懷裏來〕我要去殺掉那個瑞士人，然後我好稱心如意的受用你了。

洛 卡

〔在他的懷抱裏，柔順堅定〕那個瑞士人或者倒要殺掉你呢，在戀愛中他已打敗了你。在決鬥中他或者也可以打敗了你。

守奇史

〔苦惱地〕你以為我相信說是她——她！她的最壞的念頭比你的最好的念頭要高尚得多。能够

在我的背後和另一個男子調笑的嗎？

洛 卡

你以為她會相信那瑞士人的嗎，倘使他現在告訴她說是我在你的懷中？

守奇史

[在失望中放了她]混蛋！啊，混蛋！嘲弄，什麼所在都嘲弄：每件事我想的，給每件事我做的所嘲弄了。[他發狂地拍擊胸口]懦夫，誑人，傻子！我還是像個人樣的殺掉自己呢，還是苟且偷生，若無其事的嘲笑自己呢？[她重又轉身走去]洛卡！[她在近門處立停]記得：你歸了我了。

洛 卡

[淡靜地]那是什麼意思——侮辱？

守奇史

[命令般的]那意思是說你愛我，我抱你在這

[167]

懷裏過，將來或再會抱着你在那裏的。那是否是一個侮辱，我一則不知道，二則不管牠：隨你當牠什麼好了。但是〔奮激地〕我不再是個懦夫，是個調笑的人了。倘如我一心愛你，我敢娶你，雖全保加利亞也沒奈何我的。倘如那些人的手重又觸到你身上，那他們便是觸到我的未婚妻了。

洛 卡

我們以後看罷，看你是否敢守着你們的話。但留着意我不願久等的。

守奇史

〔重又交叉雙臂，在室中央矗立不動〕是的，我們以後看罷。而且你應得等着我的喜信。

〔勃倫許利心裏若有所思，文件仍握在他手裏，走進室來，留門開着，讓洛卡出去。他橫室走向桌子去，當他擦身走過，瞥她一眼。守奇史，不變動他堅決的態度，凝神地注視他。洛卡走出，門開着。〕

勃倫許利

[心神恍惚，同先前一樣的坐在桌邊，放下文件]那倒是一個非常好看的年輕女子。

守奇史

[莊重地，屹立不動]勃倫許利大佐。

勃倫許利

吓？

守奇史

你已欺騙了我。你是我的情敵。我是不容情敵的。在六點鐘我將在克列蘇拉路的體育場裏，一個人，騎了馬，配帶着劍。你懂得嗎？

勃倫許利

[凝視但極安然從容的坐着]啊，謝你：那是一個騎士的提議。我是在礮兵隊裏的；而且我有武器

[169]

的選擇罷。倘使我去，我將拿一架機關去，這次不見得有子彈的差發了。

守奇史

〔赧顏，但凜然嚴冷〕留心，先生。那不是我保加利亞的風氣允許那種邀請被人戲弄。

勃倫許利

〔暖意地〕呸！不要對我談起保加利亞。你不懂什麼叫做打仗。但俯就你的主意好了。隨帶你的劍去。我會和你交鋒。

守奇史

〔見得他的對手，是個有膽量的人，兇狂地大喜〕說得好，來瑞士人。要不要我把我的最好的馬借給你？

勃倫許利

不要：咒詛你的馬！——一樣多謝你的好意，

〔170〕

我親愛的朋友。〔蕾娜走進來，聽見下面一句話〕我要和你步戰，在馬背上太危險：我不要來傷害你，假使我能夠避免這傷害的話。

蕾 娜

〔不安地急向前去〕我已經聽見勃倫許利大佐講的什麼話了，守奇史你們要預備決鬥，爲什麼？〔守奇史一聲不響地避走開去，向着火爐走去，他在那裏立着，注望着她，繼續對勃倫許利講下去〕爲了什麼事？

勃倫許利

我不知道，他還沒有告訴我。最好你不要來阻止，親愛的小姐。不會有傷害的事發生；我從來常做人家劍的教練官的。他一定不能夠碰到我身，我也不會傷害他的。這樣省去了不少的解釋。明天早晨，我要到家裏去；你以後再也不能夠見我，或是聽到我了。你和他從此和好起來，永遠快活地過活下去：

〔 171 〕

蕾 娜

〔避走開去深切地傷了心，她聲音裏差不多有些哽咽。〕我從沒說過說是我要和你再見。

守奇史

〔大步向前〕哈！那倒是一個自招呀！

蕾 娜

〔驕傲地〕你這什麼意思？

守奇史

你愛上了那個人了！

蕾 娜

〔羞辱了似的〕守奇史！

守奇史

你聽他背着我和你戀愛，正像你接受我是你

〔172〕

的未婚夫一樣，當他不在的時候。勃倫許利你是知道我們的關係的；而你竟欺了我。就是爲了這種事，我要和你計較，並不是爲了你得到了我從來所沒有享受過的青眼。

勃倫許利

[憤怒地跳起來]胡說！沒用的東西！我沒有接受到任何的青眼什麼話，那小姐曉得都不曉得我結婚過了沒有呢。

蕾 娜

[不能自制地]嘎！[傾臥在沃土門上]你結婚了沒有？

守奇史

你看那小姐的關心呀，勃倫許利大佐。否認是沒用的。你已經享受過被她在她自己房間裏接待的利益；在深夜的時候——

[173]

勃倫許利

〔發怒地阻斷他的話〕不差，你這蠢漢！她接待我因爲手鎗架在她的頭上了。你的馬隊追踵而來。假使她一出聲我早就把她的腦袋都迸裂了。

守奇史

〔驚向後退〕勃倫許利！蕾娜：這是真嗎？

蕾 娜

〔在盛怒的威嚴中立起身來〕啊，你怎敢，你怎敢？

勃倫許利

謝罪罷，朋友，謝罪罷！〔他回到桌子那邊的位子上。〕

守奇史

〔態度仍如以前矜持，交叉雙手〕我決不道歉！

〔 174 〕

蕾 娜

〔烈性地〕這是你那朋友做的事，勃倫許利大佐。這就是他，把這和我攸關的可怕的故事宣揚開去。〔她刺激地走來走去。〕

勃倫許利

不，他是死了——活燒死的！

蕾 娜

〔站停，驚嚇〕活燒死的！

勃倫許利

一槍射中腰部，在一個堆木料的庭心裏。他不能拖挨自己走了出去。你們的兵放的炸彈，看了木料，就此燒死了他。有個旁的可憐的惡魔也陷在同樣的慘運裏頭。

蕾 娜

〔175〕

多麼可怖呀！

守奇史

多麼可笑呀！啊，戰爭，戰爭！那是愛國者的和英雄的春夢！一場欺騙，勃倫許利，一場空漠的虛偽像愛情一樣。

蕾娜

〔受了污辱〕像愛情！你當我的面，說這種話！

勃倫許利

來罷，薩拉諾夫；那樁事情已經解釋清楚了。

守奇史

我說一場空漠的虛偽。倘如你們之間只有把你的手鎗威嚇聲張的一場，而沒有旁的關係，那你還會再到這裏來的嗎？蕾娜誤會了我們那被燒死了的朋友啦。他不是我的告密的人。

〔176〕

蕾 娜

那末是什麼人？〔霎時間猜中真情〕 噯 洛卡！
我的婢女，我的僕人！今天早上 你和她一直在一起，所有那些時候，在——之後——啊，我素來膜拜了什麼類的上帝呀！〔他的視線觸遇到她的注視，對於她的夢幻的消滅這件事，現着冷諷的得意。她更加發怒走近他身用低低的嚴切的聲調說〕
你可曉得我上樓的時候，我從窗口望下來，再望見了我的英雄；我看到一些事，那些事那時候我還不明白。我現在才曉得你那時正向她求着愛呢。

守奇史

〔帶着寧惡的談語〕你看見的嗎？

蕾 娜

〔她避走開去，倒在中間窗底下的一個彌陀榻上，不勝屈辱〕只才看得清呢。

守奇史

[諷嘲地]蕾娜：我們的憧憬已經破碎了。人生是一齣滑稽戲。

勃倫許利

[對蕾娜溫厚地說]你看，他現在自己覺悟了。

守奇史

勃倫許利：我已經容許你叫我是個蠢漢了。你現在一樣還可以叫我是一個懦夫罷。我拒絕和你決鬥了，你可知道什麼緣故嗎？

勃倫許利

不知道，但是那沒有關係。你要求要決鬥的時候，我並沒有問你理由，既然你要取消前議，我也不來向你問取消的理由。我是一個專當兵的人：必要時，我就戰，不必要時，我也很喜歡退出的。你祇是當着玩玩的人，你以為戰爭是一種娛樂。

守奇史

你一樣也要聽聽理由，專當兵的人：這理由就是決鬥要使二個人——真真的人——有心有血和有名譽的人——去做一次純粹的爭鬥。我更不能再和你決鬥，就好像要我向一個醜陋的女子去求愛的不可能一樣。你是沒有磁石性的，你不是一個人，你是一架機械罷了。

勃倫許利

[求恕般地]對呀，對呀。我老是那樣一種的人。我很抱歉。但是既然你已經發現生命不是一齣滑稽戲，而是一種十分敏銳嚴肅的一回事，那末你的幸福的前途，還有什麼阻礙呢？

蕾 娜

[立起身]你對於我和他的幸福倒很操着心。你忘記了他的新戀——洛卡嗎？那倒不是你呢。他現在要決鬥的，而是他的情敵尼古拉呢。

守奇史

情敵！〔叩他的前額。〕

蕾 娜

你可知道他們已經訂了婚呀？

守奇史

尼古拉！新的深淵開了嗎？尼古拉！！

蕾 娜

〔冷笑地〕一個痛心的犧牲，是不是？那麼美！那麼聰明！那麼貞淑！給一個中年的僕人去消受。的確的，守奇史，你不能旁觀着聽讓這樣的事節發生。這種事有失你軍人氣概的價值。

守奇史

〔完全失了自制力〕毒蛇！毒蛇！〔他奔來奔去，怒狂着。〕

〔 180 〕

勃倫許利

聽我說，薩拉諾夫，你要吃虧的。

蕾 娜

[發怒]你可明白他所做的事嗎，勃倫許利大佐？他指使這個女孩子來偵探我們；而她的酬報就是他向她求着愛。

守奇史

假的！出于尋常的！

蕾 娜

出乎尋常！[面對着他的面]你可否認得她告訴了你關於勃倫許利大佐曾經在我屋裏的事嗎？

守奇史

不否認 但——

[181]

蕾 娜

[插斷他]那你可否認得她告訴你的時候，是在你正向她求愛的時候？

守奇史

不否認，但是我告訴你——

蕾 娜

[輕蔑地截斷他]那就無須再向我們說個不清了。那于我們已經很夠了。[她轉身離他，莊嚴地昂然回窗口去。]

勃倫許利

[悄靜地，當守奇史，在恥辱的痛苦裏，沉坐在沃土門上，將扭轉的頭捧握在二手的拳掌之間]我早告訴了你，你要吃虧的。薩拉諾夫，

守奇史

[182]

虎貓！

蕾 娜

[興奮地跑向勃倫許利]你聽得這個人在取我的綽號呢：勃倫許利大佐？

勃倫許利

他再能幹別的什麼呢，親愛的小姐？他無論怎樣終要辯護他自己的。好吧[極婉轉地]不要鬧了。那有什麼好處呢？[蕾娜，喘一口氣，在沃土門上坐了下來，在一回空自努力想怒惱地望着勃倫許利後，不禁幽趣橫生，啞然失笑了]

守奇史

和尼古拉訂了婚！[他立起]哈！哈！[走向爐邊，背向而立]噯好，勃倫許利，你對的，接受這種世上最大的欺騙，冷然地。

雷 娜

[183]

〔奇妙地對着勃倫許利，由直感的猜想，摸着他的心境〕我敢說你以為我們是一對長成的嬰孩呢，你是不是呢？

守奇史

〔兇悍地切齒〕他是，他是。瑞士的文化護育保加利亞的野蠻，噯？

勃倫許利

〔臉紅〕完全不是的，我實對你說。我單就很喜歡了，得使你們倆安靜下來。好罷 好罷：讓我們高興，讓我們出以愛好的態度，把事情重講一道罷。還有一位這樣的小姐在那裏呢？

蕾 娜

大概在門外偷聽着罷。

守奇史

〔戰慄，好像一彈曾打中了他，用低幽的而深

〔184〕

沉的憤恨說話]我要證明那至少是一種誹謗。〔他嚴不可犯的，走向門去，把門開了。當他望出去，他一聲勃怒的狂叫，他衝到走道裏去，回來時拖了個洛卡進來，把她猛力地對着桌子推去，大聲叫着]審判她，勃倫許利——你冷靜，不偏袒的人：審判這偷聽人家談話的人。

洛 卡

〔強頑不屈，傲慢而靜默。〕

勃倫許利

〔搖頭〕我不必審判她。我自己也曾有一次在蓬帳外偷聽，當時有一個反叛在醞釀着。那完全是激觸的程度的問題，那時我的生命危乎一髮。

洛 卡

我的愛情是危乎一髮。〔守奇史畏縮，雖自己也爲她害羞〕我是不害羞的。

〔185〕

蕾 娜

〔輕蔑地〕你的愛情！你意思是說你的好奇心。

洛 卡

〔面對着她加倍反斥她的輕蔑〕我的愛情，比無論什麼東西你所能感覺到的，還來得強，就是和你的巧洛力奶餅相比也不見弱的。

守奇史

〔狐疑頓生對着洛卡〕那是什麼意思？

洛 卡

〔兇惡地〕那意思是——

守奇史

〔輕忽地插斷她〕啊，我記得：那冰布丁。一場淺膚的痛罵，姑娘！

〔彼得各夫少校入內，單穿汗衫褲〕

〔 186 〕

彼得各夫

請恕我穿了汗衫袖，先生們。蕾娜：有什麼人已經穿過我那件外褂了：我好罰誓——那個人的肩膀比我的濶，背後心都脫了線縫。你的母親正在補着。我希望她趕快些。我會要着了冷〔他愈仔細地望着他們〕出了些什麼事了？

蕾 娜

沒有。〔她在爐邊坐下來，帶着恬靜的神情。〕

守奇史

啊，沒有。〔他在桌子的一端坐下來，像起先一樣。〕

勃倫許利

〔他早已坐好〕沒什麼事，沒什麼事。

彼得各夫

〔187〕

〔在沃土門上坐下，坐在他的老位子上。〕
那就是了。〔他注意洛卡〕出了些什麼事了，洛卡？

洛 卡

沒什麼事，老爺。

彼得各夫

〔和柔地〕那就是了。〔他打嚏〕去問你的太太要我的外褂來，像個好女孩子，你肯！〔她轉身從命；但尼古拉恰在那時候入內，攜着外褂；她假作在室內有着事做，去移動放着土耳其煙桿的桌子向近窗的牆壁去。〕

蕾 娜

〔立即起身當她看見外褂在尼古拉的手臂上〕在這裏了，爸爸。把外褂給我，尼古拉；你就多放些木片在火爐裏罷。〔她接了外褂，拿她到少校那裏，

〔 188 〕

他立起身來穿衣，尼古拉專心火爐。]

彼得各夫

[對着蕾娜，親愛地戲弄她]啊哈！漸漸對可憐的老爸爸親熱起來了。從戰場上回家來才只一天的日子嘿，噯？

蕾 娜

[厲聲責備]噯，你怎麼能說那些話給我聽呢，爸爸？

彼得各夫

好，好，單單一個笑話罷了，小寶貝。來吧：給我一個接吻。[她吻他]現在給我那外褂罷。

蕾 娜

不：我來替你穿上罷。轉過背來。[他轉過背雙手向後摸索袖筒。她靈巧地從口袋裏取出照片投在桌上勃倫許利的面前。他用一張文稿掩過，就在

[189]

守奇史眼前，他諦視着，大為驚呆，猜疑心激起到最高度。她于是助彼得各夫穿上他的外褂]好了，親愛的！現在你舒服了吧！

彼得各夫

十分舒服，小鴿子。多謝。[他坐下；蕾娜回轉來，在近爐邊的坐位坐下去]啊，順便說起，我發見了些有趣的事。這是什麼意思呀？[他放手到偷扒了的口袋裏去]噯？哈囉！[他試試另一隻口袋]好，我却能發誓——[更摸不着頭路，他試試胸口的袋]我奇怪——[試試原先放照的口袋]什麼地方那東西能——？[一個着點閃上了他。他起身，大聲叫着]你的母親拿了那東西！

蕾 娜

[暈紅]拿了什麼？

彼得各夫

你的照片，上面有着題贈：“蕾娜，給她的巧格

力奶兵：一個記念物。”現在你道此中更大有道理在着，不但是顯而易見的一點；我就要發覺出來了〔叫喊〕尼古拉！

尼古拉

〔脫手落下一塊木片，轉身〕老爺！

彼得各夫

今天早晨你可曾弄壞蕾娜小姐的饅頭？

尼古拉

你已聽得蕾娜小姐說我弄壞的了，老爺。

彼得各夫

我知道那層，你個孱頭。是真的嗎？

尼古拉

我決定蕾娜小姐是不會說一些不真的事的，老爺。

〔191〕

彼得各夫

你是嗎？那我可不。〔轉身向其餘的人〕來吧：你以為我統沒看見嗎？〔他走向守奇史，拍他的肩頭〕守奇史：你就是那巧格力奶兵，你是嗎？

守奇史

〔驚起〕我！一個巧格力奶兵！當然不是。

彼得各夫

不是！〔他望着他們。他們全都極嚴肅而極自覺〕你意思是告訴我蕾娜送照片的記念物給旁一些人嗎？

守奇史

〔曖昧地說〕世界不是這麼一個清白的所在，像我們老是以為是這麼的，彼得各夫。

勃倫詩利

[192]

[起身]那就是了，少校，我是那個巧格力奶兵 [彼得各夫和守奇史齊驚奇] 那好心的小姐救了我的性命，當我餓了，把巧格力奶餅給我吃：我怎會永遠忘記牠們的香味！我新近故世的朋友斯都上在貝洛脫地方告訴了你那故事了。我就是那時候的逃亡者。

彼得各夫

你！[他喘氣]守奇史：你可記得那二個女人今天早晨怎樣吱吱咕咕的情形，當我們一提起的時候？[守奇史嘲笑地微笑，彼得各夫面對蕾娜嚴厲地]你是一位美妙的年輕女子，你是嗎？

蕾 娜

[慘苦地]薩拉諾夫少校已經變了心。當我寫那題贈在照片上，我並不曉得勃倫許利大佐已結過了婚。

勃倫許利

〔嚇得他起而爲激烈的抗辯〕我現在還沒有結婚呢。

蕾 娜

〔深深埋怨〕你說你以前結過婚的。

勃倫許利

我以前沒結過婚。我斷斷沒結過婚。我一生中永沒有結過婚來。

彼得各夫

〔惹了怒〕蕾娜：你可肯好好地向我全盤說出，倘然不以爲我多事詢問，這些先生中的那一位你和他已訂了婚的？

蕾 娜

二個都沒。這個小姐，〔介紹洛卡，她傲慢地面着他們〕是薩拉諾夫少校現在的意中人。

彼得各夫

洛卡！你瘋了，守奇史？唉，這個女孩子已經和尼古拉訂了婚的呀。

尼古拉

〔走向前來〕我請你老爺寬恕。事情弄差了洛卡沒和我訂婚約。

彼得各夫

沒和你訂婚約，你這光棍！唉，你那天訂婚約一天，你從我那裏得了二十五利弗的；她從蕾娜小姐那裏得了鍍金的手鐲的。

尼古拉

〔用着冷冷的語詞以激起感動〕我們是這麼揚聲出來的，老爺，但那祇給洛卡抵靠罷了。她有着比她身分高的靈性；而我除爲她的忠實的傭人之外，別的沒什麼了。我一心一意想望，你是知道的

〔195〕

老爺，以後在蘇非亞地方開爿店；我巴望她的照應和推薦，倘如她真嫁給高貴的人。〔他走出，如此明斷，動人心目，留着他們在後緊望着他。〕

彼得各夫

〔打破沉寂〕好，我是——嘍。

守奇史

這或者是最高雅的豪俠或是最足恭的卑賤。是那一種，勃倫許利？

勃倫許利

不要管牠是否那是豪俠或是卑賤，尼古拉是我在保加利亞所遇到的人裏面最能幹的人。假使他能說法國話和德國話的話，也許我要用他當旅館的經理。

洛 卡

〔忽然地問守奇史〕在這兒，我被每個人都侮

〔193〕

辱了。你給他們榜樣看看。你應該向我道一個歉。
〔守奇斯，像一座重復搖擺的鐘。這鐘的發條已撥
觸了，立即開始交叉起手臂來。〕

勃倫許利

〔在他能開口之前〕那沒用的。他從不道歉。

洛 卡

不對你，他的同輩和他的仇敵，對我，他的可
憐的傭人，他不會回絕不道歉的。

守奇史

〔嘉許地〕你對的〔他巍巍乎的樣子，屈下膝
來〕恕我！

洛 卡

我恕你〔她胆怯地把手給他，他吻了〕那一接
觸使我成了你的未婚妻了。

〔 197 〕

守奇史

[跳起]噫，我忘記了那層了！

洛 卡

[冷然地]倘使你願意，你可取消。

守奇史

取消！永勿！你歸了我了。[他雙臂環抱摟住她。]

[凱守琳進來，發見洛卡在守奇史懷裏。其餘的人凝望着他，均在迷惑的驚奇中。]

凱守琳

那是什麼意思？[守奇史放了洛卡]

彼得各夫

好，我親愛的，那似乎守奇史就要娶洛卡而不

[198]

娶蕾娜了。〔她剛要憤怒地突轉向他；他止住她。反負氣地高叫〕不要責罵我：我了無關係。〔他退向爐邊去。〕

凱守琳

娶洛卡！守奇史：你口說爲證，早是我們的人了。

守奇史

〔交叉雙臂〕沒有什麼好約束我。

勃倫許利

〔聽到這一點常識極爲欣慰〕薩拉諾夫：你的手呢。我的道賀 你的這些英武的氣概終究有着牠們實際的一面了。好心的小姐：一個端良的共和國人的致意！〔他吻她的手，給蕾娜大大的憎惡。〕

凱守琳

〔199〕

[恐嚇地]洛卡：你又在捏造事實了。

洛 卡

我沒加害了蕾娜。

凱守琳

[倨傲地]蕾娜[蕾娜也同憤怒她的無禮。]

洛 卡

我有個權利叫她蕾娜：她叫我洛卡。我告訴了薩拉諾夫少校，倘如那位瑞士先生一回來了，她永不會嫁給他。

勃倫許利

[吃驚]嚇囉！

洛 卡

[轉向蕾娜]我早想到你是比喜歡守奇史更喜歡他。你終明白得多我是否說得不差。

[200]

勃倫許利

怎樣的胡說！我實對你說，我親愛的少校，我親愛的夫人，好心的小姐，單單救了我的性命罷了。此外沒有什麼。她連一根稻草兒都從不關心我的。唉，祝我心神罷，看看小姐再看看我罷。她有錢，年輕美麗，把想像中滿孕着神仙的王子，高貴的偶像，馬隊的衝鋒和不知道其他還有什麼！而我呢，一個平凡的瑞士兵，他簡直不懂得什麼叫做上流人家的生活，在十五年的當兵生涯，鎗林彈雨之後。一個江湖上人，一個此生因為不可救藥的浪蕩的心情而斷送他所有的機緣的人，一個人——

守奇史

〔驚跳好像一根針刺了他，在猶疑輕信的驚愕中打斷了勃倫許利〕請恕我，勃倫許利：你說了什麼呀，說斷送了你一生的機緣？

勃倫許利

〔201〕

【隨口而說】一個不可救藥的浪蕩的心情。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二次從家中逃去。我不進父親的本業却去投了軍，我爬上這所屋子的涼台，當一個有頭腦的人會要潛入最近處的地窖裏去的。我偷跑上這兒來再見見這位小姐，當別個同我這樣年紀的人會要叫人送回那件外褂——

彼得各夫

我的外褂！

勃倫許利

——是的：我意思說的就是那件外褂——會要叫人送回來，悄悄地轉向老家的。你料我這種的人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會看中的嗎？唉，看看我的年紀。我是三十四歲：我不以為這小姐的年紀是真會超過十七歲以外多少的。〔這種推算應生了一個顯著的震顫，所有其餘的人齊掉首轉來，各相緊視。他無邪地說着下去〕統共那一次的險事，那于我有着生死之關，對她僅僅是一個學校裏女孩子的玩

把戲罷了——巧格力奶餅和捉迷藏罷了。這兒就是證據！〔他從桌上拿起照片〕現在，我問你們，一個女子，她鄭重將事的會得送我這個，而且上面寫着“蕾娜，給她的巧格力奶兵：一個記念物”的嗎！〔他勝利地呈獻那照片，好像那已無容置喙的將事情解決了。〕

彼得各夫

那就是我所找尋着的，怎麼會到那桌子上面來的呢？

勃倫許利

〔對蕾娜，滿面春風地〕我希望，好心的小姐，我已把這事處理得明白妥當。

蕾 娜

〔不可遏制的怒惱〕我十分同情于你自己的一片來歷，你是一個浪蕩的獸子〔勃倫許利是不可言語地驚向後退〕下次，我希望你曉得一個十七歲的

學堂裏的女孩子和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子的分別。

勃倫許利

[驚呆了]二十三歲![她輕蔑地從他手中抽去那張照片,對橫撕了;把紛紛片屑投在他的腳下。]

守奇史

[嚴肅地目視,賞懷着他的情敵的挫敗]勃倫許利:我的來了的信仰去了。你的智慧伶俐是一種損人利己的欺詐。像其餘別的事一樣。你竟比我還沒見識。

勃倫許利

[壓服了]二十三歲!二十三歲!![他考慮着]毋![敏捷地決了心]在那種情形之下,彼得各夫少校,我現在代了退讓了的薩拉諾夫少校,敢請正式地求婚,做個求你令媛的求婚的人。

蕾 娜

[204]

你敢！

勃倫許利

倘然你在今天下午對我說了那些事的時候，你是二十三歲的話，那我將鄭重看待了。

凱守琳

[高昂地溫雅]我作摸不定，先生，你是否十分理會得，或者我女兒的地位或者那薩拉諾夫的地位，他的位子你聲稱替代了。彼得各夫一族和薩拉諾夫一族在這國裏算是最有錢最有名望的望族。我們的地位差不多是歷史的：我們能倒溯近二十年光景上去。

彼得各夫

啊，不要管那層，凱守琳。[對着勃倫許利]我們倒要莫大的欣幸，勃倫許利，倘如那祇是一個你的地位問題；但慢着，你得知道蕾娜是在安閑舒適的宅子裏嬌養慣了的。守奇史家裏養着二十四匹馬

[205]

哩。

勃倫許利

但是二十匹馬究竟有什麼用呢？唉，那是一所馬場！

凱守琳

〔嚴厲地〕我的女兒，先生，是嬌養慣了的，非有一座頭等的馬房不可。

蕾 娜

不要做聲，媽：你在使我見笑于人了。

勃倫許利

啊，好，倘然談到宅子一個問題上來，這兒興了！〔他暴烈地突走到桌邊搶了套着藍的封筒的文件〕你說好多匹馬？

守奇史

〔206〕

二十，高貴的瑞士國人。

勃倫許利

我有二百匹馬，〔他們是驚愕了〕好多輛車子？

守奇史

三輛。

勃倫許利

我有七十輛。二十四輛好容十二個人，除了坐箱上二個趕車和拿車的人還不算在內。你有好多塊桌布？

守奇史

那我怎麼知道？

勃倫許利

你有四千塊麼？

〔207〕

守奇史

沒有。

勃倫許利

我有。我有九千六百付被單牀褥，內中有着二千四百床海鷗毛鋪成的絨毯。我有一萬把刀和叉，飯後點心用的匙子也是一樣的數目。我有六百個僕人。我有六百座宮殿式的建築，除了二個馬房，一個用茶的花園和一所別墅。我有四塊嘉獎高功的獎牌；我有一個軍官的顯位和一個上流人的門第；我有三種土語。在保加利亞有那一個他能供給這麼許多，請給我看來！

彼得各夫

[現着孩子樣的敬畏]你是瑞士國的皇帝？

勃倫許利

我的列位是在瑞士最著聲名的；我是一個自

由的公民。

凱守琳

那末，勃倫許利大佐，既然你是我的女兒中選的人，那我不來妨礙她的福氣。〔彼得各夫剛要開言〕那也是彼得各夫少校的本意。

彼得各夫

啊，我祇是喜歡無窮了。二百匹馬！唏！

守奇史

那小姐怎樣說呢？

蕾 娜

〔佯作含慍〕那小姐說他好保存着他的桌布和他的馬車。我不是在這兒賣給那出價最高的估價的人的。

勃倫許利

〔 209 〕

我不要受那個答語 我以一個逃兵，一個叫化子，一個肚餓着的人來向你訴請了的。你接受了我。你把你的手給我接吻 把你的床給我睡覺 把你的屋子給我躲——

蕾 娜

[打斷他]我不把牠們給瑞士國的皇帝。

勃倫許利

那就是我所說的。[他快速地捉住她的手，緊向她臉望着，當他自信勝利地添說下去]現在告訴我們你給了他們那一個的？

蕾 娜

[含羞一笑的屈伏]給我的巧格力奶兵的。

勃倫許利

[現着大喜的孩童樣的一]那才對了。謝你！
[他看看他的表，忽然變成認真辦事的樣子]時候

[210]

到了，少校。你已經這麼很好地辦妥了那些軍隊，所以我一定求你遣散一些梯麻先團的少兵隊打洛姆彼蘭加的路送他們回家鄉。薩拉諾夫：請待我回來後再結婚：二星期後禮拜二的晚上五點鐘我准到這兒。好心的小姐——再會。〔他向他們行一軍禮，于是走去〕

守奇史

這麼樣一個武士！這樣一個武士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885B

